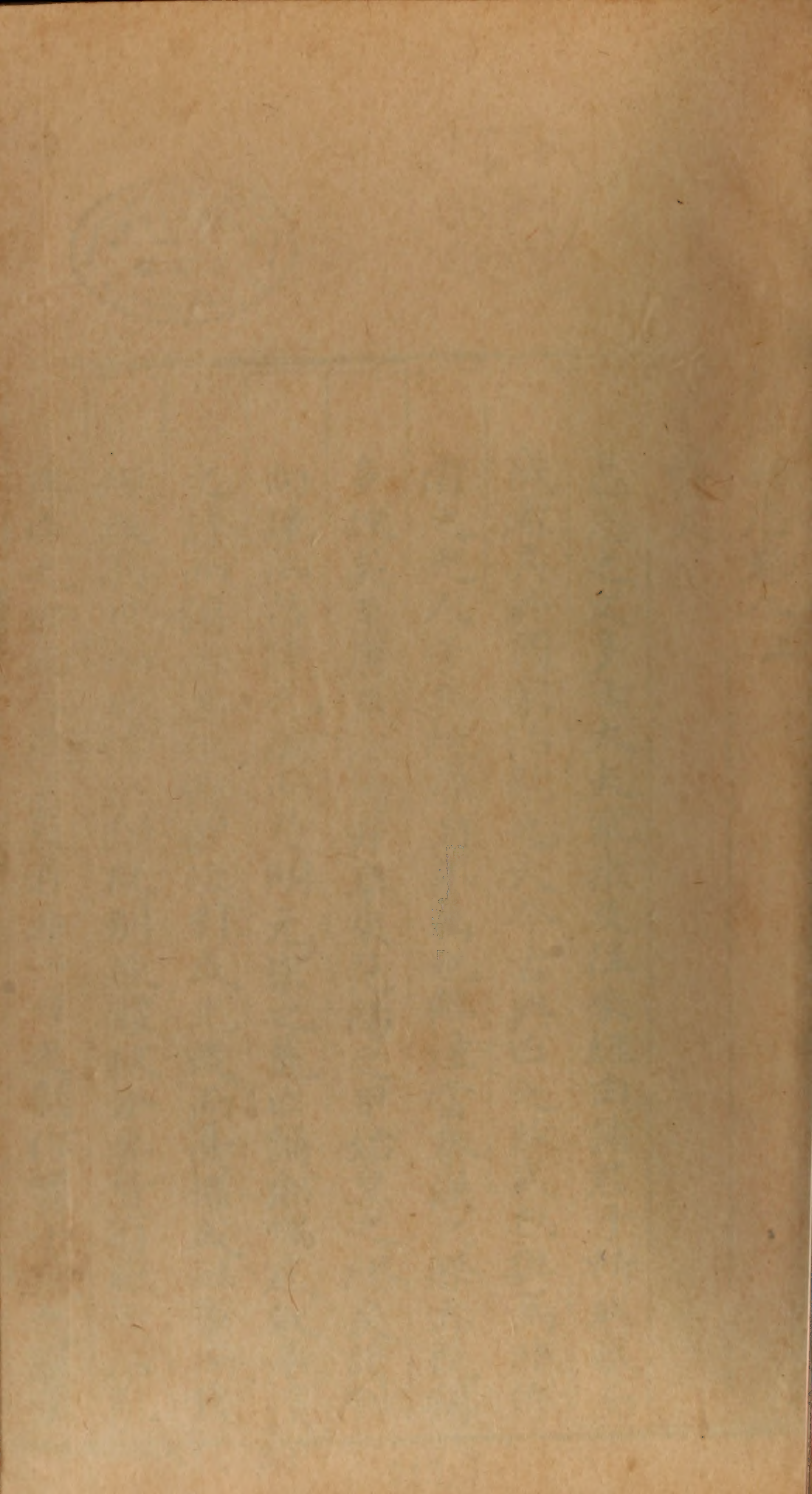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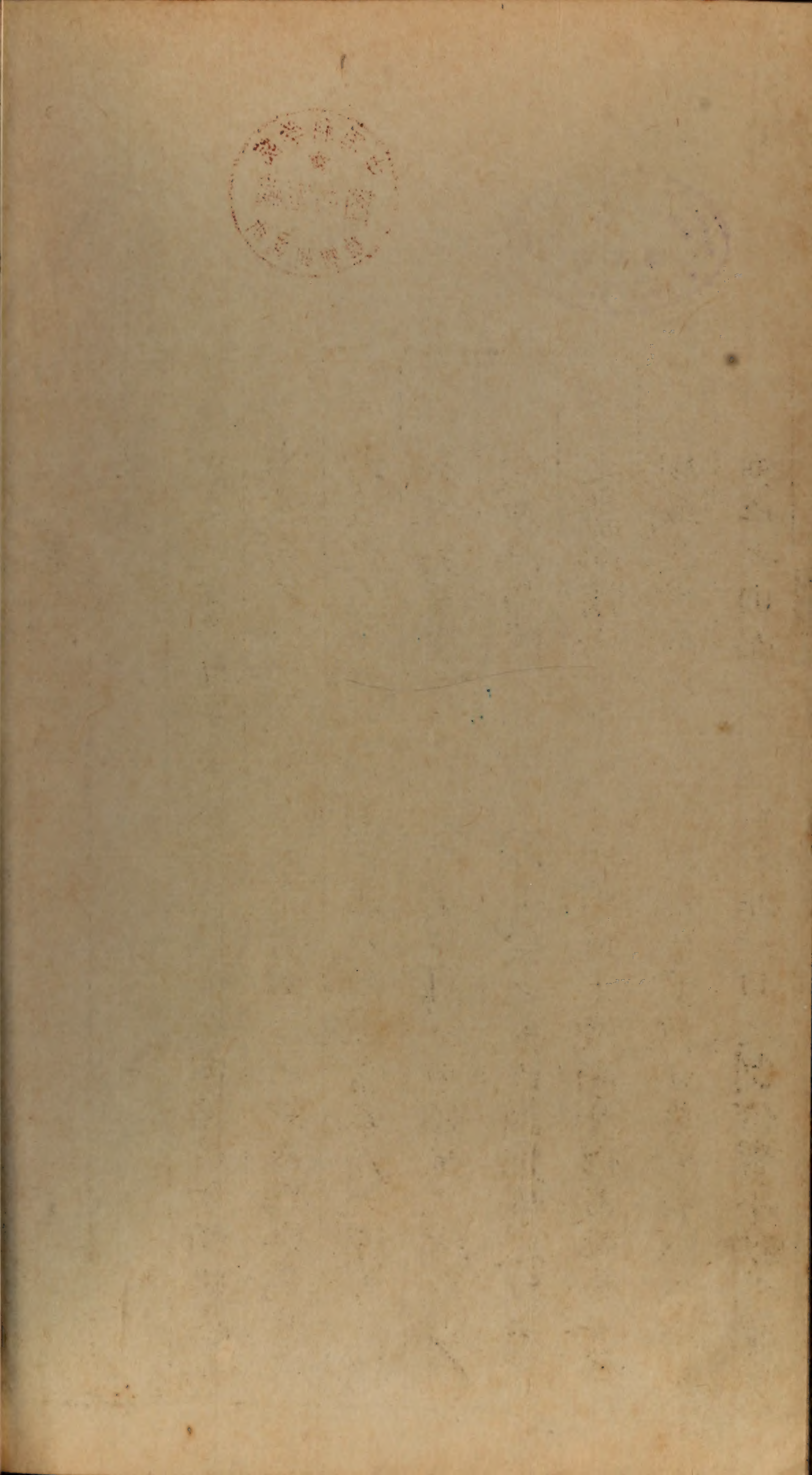






藝文

邑志之文多士大夫家乘及往來經由諸君子所興感而成者其於國家治亂之大今古興亡之故或無與焉非作者之人于其地原自不屬也臨潼當秦漢之際亦既稱多故矣至唐益治湯并卒來范陽之甲始皇之繆戾讀劉向諫淈昌陵之疏而乃明元宗之荒亡誦鄭嵎感叙華清之詩而彌著其他長歌短引或先機而憂懼或臨事而箴規或弈世而感懷取類既別厥體攸分要皆有感于治亂興亡之由而三歎不置者非一日之制作實千秋之龜鑑



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諭户部陜西錢粮前雖已行蠲免但念該省人民用兵之際

輸餽餉効力可念再宜加恩以宏樂利其康熙二十七年

應徵地丁各項錢粮及二十六年未完錢粮亦着俱與蠲

免爾部即遵諭行欽此

三十一年十月初四日

諭户部陜西巡撫所屬府州縣衛所康熙三十二年地丁銀米

着通行免徵從前所有未完錢粮亦着通行蠲免爾部即

遵諭行欽此

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七日

也我

朝德音數被洵未敢目為文藝然

詔旨諄切實百餘年承平所基故敬錄之以為冠首至尋常時

物之吟序志之作其文多不類附載一二以倫凡志之例

云爾

德音

順治十三年

詔免八九兩年地丁本折錢粮拖欠在民者

康熙三年

[illegible]治十五年以前拖欠銀米藥材紬絹布疋[illegible]

需備纖毫不取辦於地方即偶有市易之物亦勅所司依
時價給值不許錙銖抑勒所過大小官吏宜體恊朕愛民
德意勿借詞供億私派閭閻如有悖旨科斂者察出即以
軍法從事其扈從人員宜約束僕役勿使妄行如不遵法
紀生事擾民一併從重治罪朕視民如子凡乘輿所至市
廛隴畝宜各安生理米豆薪芻等物民間照常貿易不必
禁止惟懷私挾詐衝突告訐者所告事不與准理仍嚴加
治罪爾等即傳扈從官員人等並行各督撫令於經過府
州縣城市郵莊徧示曉諭俾咸悉朕懷特諭

四十二年十一月十七日

詔免陝西康熙三十三年以前積欠及帶徵未完銀米

四十二年十月初五日

諭吏兵戶三部

朕統御寰區勤求治理鑾輿時邁省方觀民春月閱視河工自畿輔山東以及江浙地方皆經延幸茲兩河漸已底績所至之地民生風俗亦因以周知念陝西省為巖疆重地當出師塞外時曾經歷其邊境而西安一路未及親蒞頃陝西督撫諸臣言秦民望幸之心至殷且切具請此冬今農隙之際觀覽民風詢察吏治簡閱禁旅整飭軍實為要務用是輕裝約從諏吉而巡沿途一切供御皆內

五十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諭免西安等處帶徵地丁屯衛銀兩

五十九年十月十七日

諭免陝西六十年應徵地丁銀兩

雍正元年三月二十一日

諭免陝省民屯衛所未完銀米豆草

六月十三日

諭戶兵部陝西各州縣衛所地丁銀兩每錢額外徵收三釐米每斗額外徵收三合以為備荒之用此項徒有加賦之名而無賑濟之實著自雍正元年始將額外徵收銀米永行

諭川陝總督華顯等秦省關係最重且不通水運撫綏尤宜加
意故不憚隆冬跋履風霜遠臨茲土見百姓歡迎載道且
知今歲有秋地方文武官吏能恪勤奉職滿漢軍士亦皆
訓練有方朕心甚慰凡巡幸所至必大沛恩膏今將陝西
巡撫所屬地方康熙四十二年以前各項積欠銀米草豆
錢糧盡行蠲免四十四年正供亦行免徵爾等即遵諭行
欽此
五十年十月初三日
諭戶部陝西五十一年應徵地丁銀兩察明全免并歷年舊欠
亦俱着免徵爾部遵諭行欽此

徵錢粮通行蠲免一次欽此

敕

成帝永始元年罷作昌陵詔

曰朕執德不固謀不盡下過聽將作大匠萬年言昌陵

一年可成作治五年中陵司馬殿門內尚未加功天下虛

百姓罷勞客土疏惡終不可成朕惟其難怛然傷心夫

而不改是謂過矣其罷昌陵及故陵勿徙吏民令天下

有動搖之心

年徙請作昌陵大匠詔

將作大匠萬年知昌陵卑下不可為萬歲居奏請營作

停止扣有舊[illegible]蠲除爾部即遵諭行欽此

七年六月十[illegible]

上諭西安各屬地方將庚戌年額徵錢粮蠲免十分之三

九年正月初[illegible]

上諭將雍正九年西安所屬額徵地丁銀蠲免十分之三

乾隆十[illegible]年

上諭丙寅年將直省應徵正賦通行蠲免一次欽此

三十五年正月元旦恭[illegible]

上諭朕寅承丕緒撫有萬方宵旰求衣無日不以勤恤民隱為

念茲用[illegible]頒令誕布[illegible]三十五年為始將[illegible]

臨茲地以察冤滯詢於故老閭里歡康田疇殖墾瀰深矣積雪春期有年且誦王遊果符時邁雖千乘萬騎咸給

王司而累月再來頗勤于除掃宜下復蠲之令慰其望之心新豐縣百姓免一年雜差科

十六年以稻田給貧民制

自京畿之內雜役殷繁言念劬勞豈忘優恤頃以櫟陽縣地多鹹鹵人力不及便至荒廢近者開決皆生稻苗既成功豈專其利京兆府界內應雜開稻田並散給貧丁逃還百姓以爲永業

新豐及同州救

置郭邑姦為巧詐積土增高多賦斂繇役興卒暴之作
卒徒蒙辜死者連屬百姓罷極天下匱竭常侍閎前為大
司農中丞數奏昌陵不可成侍中衛尉長數白宜早止徙
家反故處朕以長言下閎章公卿議者皆合長計首建至
策閎典主省大費民以康寧閎前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
其賜長爵關內侯食邑千戶閎五百戶萬年佞邪不忠毒
流衆庶海內怨望至今不息雖蒙赦令不宜居京師其徙
萬年敦煌郡

唐元宗開元元年免新豐雜科詔

詔曰惟此新豐溫湯是出古之順豫義無巡省頃者暫屆

唯量付飛騎萬騎行更不須別遣兵馬及其有科喚朕此
行之處不得進奉在路有擾害州縣不能流決者委御
史台出狀為進各勉所職副朕意焉

唐宣宗大中十年答兩省諫韋華清詔

朕以驪山近宮貞聖廟貌未嘗修謁自謂闕然今屬陽和
氣清中外事簡聽政之暇或議一行蓋崇禮敬之心非以
盤游為事雖申敕命無慮勞人卿等職備禁闈志勤奉上
援經據古列狀獻章載陳懇到之辭深睹盡忠之心已允
來請所奏咸知

文

虞之四朝且編區宇漢之三輔本同京師善於古者考
余歎乎邇者應乎遠若順豫之事缺則紊於王制巡遊
之典脩則應乎人勞朕受命膺期勵精設教幸乾坤幽贊
時雨咸若百物既阜三農已登同穎薦於宗廟穟穗生於
中國我無大禁寬欣于歲稔今有小康未果于時邁但左
輔之地近入黃圖新豐之邑甫鄰青綺山川宮館咫尺相
望欲過霸亭而涉戲經沙阜而臨渭見彼耆耋問其疾苦
察長吏之政恤黎甿之寬益所以展義陳詩觀風問俗始
自畿甸化于天下宜以今月二十五日幸長春宮億五[illegible]
供頓所須并令所司支備一事以上不得干擾州縣

賢乎秦遂徙都關中依周之德因秦之阻世之長短以德為効改常戰栗不敢諱亡孔子所謂富貴無常蓋謂此也孝文皇帝居霸陵北臨廁廁側近水也意悽愴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為槨用紵絮斮陳漆其間斮斬也陳施也斮絮以漆著其間也紵張呂反斮側畧反豈可動哉張釋之進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槨又何慼焉夫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故釋之之言為無窮計也孝文寤焉遂薄葬不起山墳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棺槨之作自黃帝始黃帝葬于橋山堯葬濟陰丘壠皆小葬具甚微舜葬

漢劉向論罷昌陵疏 註遵古文淵鑒

臣聞易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下繫辭故聖賢之君博觀終始窮極事情而是非分明王者必通三統天地人之始也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獨一姓也孔子論詩至於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大雅文王之篇喟然歎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於子孫是以富貴無常不如是則王公其何以戒愼民萌何以勸勉萌與氓同無知之貌蓋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雖有堯舜之聖不能化丹朱之子雖有禹湯之德不能訓末孫之桀紂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昔高皇帝既滅秦將都雒陽感寤劉敬之言自以德不及周而

魂氣則無不之也夫嬴博去吳千有餘里季子不歸塟孔子往觀曰延陵季子於禮合矣故仲尼孝子而延陵慈父舜禹忠臣周公弟弟其塟君親骨肉皆微薄矣非苟為儉誠便于體也宋桓司馬為石槨仲尼曰不如速朽秦相呂不韋集智略之士而造春秋亦言薄塟之義皆明于事情者也逮至吳王闔閭違禮厚塟十有餘年越人發之及秦惠文武昭嚴襄五王皆大作丘壠多其瘞臧咸盡發掘暴露甚足悲也秦始皇帝塟於驪山之阿下錮三泉上崇山墳其高五十餘丈周回五里有餘石槨為游館人膏為燈燭水銀為江海黃金為鳧雁珍寶之藏機械之變棺槨

蒼梧二妃不從禹葬會稽不改其列(不改樹木百物之列也)殷湯無葬處(謂不見傳記也)文武周公葬於畢秦穆公葬於雍橐泉宮祈年館下樗里子葬於武庫皆無丘壠之處此聖帝明王賢君智士遠覽獨慮無窮之計也其賢臣孝子亦承命順意而薄葬之此誠奉安君父忠孝之至也夫周公武王弟也葬兄甚微孔子葬母於防稱古墓而不墳曰吾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不識也為四尺墳遇雨而崩弟子修之以告孔子孔子流涕曰吾聞古者不修墓蓋非之也延陵季子適齊而反其子死葬於嬴博之間[illegible]穿不及泉斂以時服封墳掩坎其高可隱(隱蔽之可見而已)射而號曰骨肉歸復於土

[illegible]宮室之[illegible]嚴公刻飾宗廟多築臺囿後嗣再絕
[illegible]焉周宣如彼而昌魯秦如此而絕是則奢儉之得
失也陛下即位躬親節儉始營初陵其制約小天下莫不
稱賢明及徙昌陵增埤為高埤下也。音婢積土為山發民墳墓
積以萬數營起邑居期日迫卒功費大萬百餘死者恨於
下生者愁於上怨氣感動陰陽因之以饑饉物故流離以
十萬數臣甚惽焉以死者為有知發人之墓其害多矣若
其無知又安用大謀之賢知則不說以示衆庶則苦之若
苟以說愚夫淫侈之人又何為哉陛下慈仁篤美甚厚聰
明疏達蓋世宜宏漢家之德崇劉氏之美光昭五帝三王

之麗宮館之盛不可勝原又多殺宮人生薶工匠計以萬數天下苦其役而反之驪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萬之師至其下矣項籍燔其宮室營宇往者咸見發掘其後牧兒亾羊羊入其鑿牧者持火照求羊失火燒其臧槨自古至今葬未有盛如始皇者也數年之閒外被項籍之災內離牧豎之禍豈不哀哉是故德彌厚者葬彌薄知愈深者葬愈微無德寡知其葬愈厚丘壠彌高宮廟甚麗發掘必速由是觀之明暗之效葬之吉凶昭然可見矣周德既衰而奢侈宣王賢而中興更為儉宮室小寢廟詩人美之斯干之詩是也小雅篇名美宣王考室上章道宮室之如制下章言子孫

之普施乃為賦云覽中域之玠怪兮無斯水之神靈於

湯谷於瀛洲兮濯日月乎中營陰高山之比延處幽屏以

閒清于是殊方跂涉駿奔來臻士女曄其鱗萃紛雜遝其

如烟亂曰天地之德莫若生兮帝育烝民懿厥成兮六氣

淫錯有疾癘兮温泉汩焉以流穢兮蠲除苛慝服中正兮

熙哉帝載保性命兮

北魏元萇温泉頌

夫駕輕烟勒麟鳳馳及奔星走攀流月蟬蛻羽化之民食

露吸霞之士斯蓋有道存焉自非人世之所覶縷至若泥

行求驟血食之夫興沒自天去來非己並陰危於朝露一百

而傾與暴秦亂君競爲奢侈比方邱壠說愚夫之目隆一時之觀違賢知之心亡萬世之安臣竊爲陛下羞之唯陛下上覽明聖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仲尼之制下觀賢知穆公延陵樗里張釋之之意孝文皇帝去墳薄葬以儉安神可以爲則秦昭始皇增山厚葬以侈生害足以爲戒初陵之撫撫與模同宜從公卿大臣之議以息衆庶疏上成帝甚感向言而不從其計

張衡溫泉賦

陽春之月百草萋萋余在遠行顧望有懷遂適驪山觀溫泉浴神井風中巒壯厥類之獨美思在化之所原感洪澤

道屬昇平弱年筮仕既歷通顯朝望已隆爰自常伯出居
分陝地居陸海之饒祿享封君之厚而報天之效無聞恤
民之譽安在每思傾 獨 深 以為斯泉天寔置之而
人罯未偹廼剪草開 因林搆宇遂詔來風清簷駐月望
想烟露遲羽衣之或碩願言 因茲以蕩穢迺作頌
曰皇皇山靈愍我蒼生浴彼温泉于此麗川其水伊何匙
神魁聖濟世之醫救民之命其聖伊何排霜吐旭其神伊
何吞肬去恚 無藉煙炭誰假樵木湛若虞淵沸如湯谷東
枕華山西拒咸陽連疇接畛墟落相望彩林爭翠菓樹成
行香風旦起文覃夕張陟彼麗山望想千里廼作高堂鴻

齡迅於滅電一物不諧則眺贊以生庶事不康則風火以敗故聖人 ○百姓之多疾操藥石以濟之造化愍蒼生之鳩毒設甘餌以救之蓋溫泉者乃自然之經方天地之元醫出於渭河之南泄於驪山之下淵華玉徹 清 靈感超異畯 不測無樵薪之爨而揚湯沸于楚鑊無之 而寒暑調於夏爲高唐之雲朝欻於水湄巫山之雨夕收於淵際青林碧草含露而匝岸香風蕙 列錦而環渚于是左湯谷右濛汜南九江北 海千城萬國之民懷疾枕痾之客莫不宿粮而來賓療苦于 水但上無尺棟下無環墉悠悠君子我將安適孫黍發軫咸池分條

[illegible]不稟隨機之策寡[illegible]之全[illegible]

從時卷舒蓄爲淳和發爲功烈朕宅帝位之五載孟冬十月賊臣朱泚反天悖人因時多虞乘我無備誘聚叛卒作亂於京師建中四年李希烈叛徵涇原節度使姚令言將兵至京以糧賜不給鼓譟起時朱泚以太尉家居亂兵推爲主遂叛朕深惟罪己之誠遠遵避狄之義駕自中禁狩於近坰時駕從苑北門出幸奉天賊陰謀爲奸陽言示順以公嘗任涇帥素得士心探諸衆情引以自助時秀實以司農卿家居泚遣騎召之不納騎逾垣刼之乃訣妻子出見泚公感時悲憤思定大業謂復國安人由己不可以顧私謂開物變化在權不可以虛死畧匹夫之褊介蘊藏代之宏規內貞其心外混其跡秀實見泚說以下迎乘輿泚不悅且

飛鳳起三輔之英京都之士慕我芳塵爰居爰止其德既茂其聲既遠金華房柱春山九轉日送羣羊手 白犬控鵠來思俟我於堂而 篇內原缺二十字

唐德宗御製段太尉墓碑文 註遵古文淵鑒

立人之道曰君曰臣為臣之義曰忠曰節忠莫極乎衛國節莫大于忘身存其誠德貫乎天地致其功用施于社稷獨斷勳兇慝之命沉謀安宇宙之危其智勇足以拯時其義烈足以宏教非昊穹錫慶敷佑皇家重振紀綱再激汙俗何遭遇之會而獲見斯人開府儀同三司撿校禮部尚書兼司農卿上柱國張掖郡王段氏名秀實字成功汧郡

敢動繼者不至事遂無成逆徒交鋒臣而遇害鶩靈岳獨

承其罪而死泚議僭號秀實奪源休笏擊泚被害 嗟乎天生萬物唯人最靈稟元

氣之精鍾五行之秀是宜守正居順移孝資忠君君臣臣

父父子子各履于達道同臻于太和天乎不融生彼狂悖

神乎不惠喪我忠貞靜言思之輟饋忘寐詳求其理抑有

以焉茲朕不明敗德招損故列聖垂祐儆戒於予則泚之

亂所以懲既往勗將來禮教陵夷風訛俗弊故上天元鑒

聳動於人則段公之死所以勵當今傳不朽也訪彼前史

稽諸昔賢全大節者不必成功建大功者或未立節非節

不可以裨教非功不可以持危義實相須事難并備吉甫

控察元惡情狀將因而圖之秀實與將軍劉海賓涇原將吏何明禮岐靈岳謀誅泚[illegible]發賊果不疑委以心腹遽發兇黨謀襲我師公詭說以詞止之不可乃竊取官印假為兵符急追寇軍不還而復鎖禍紓難陰陽若神泚遣將韓旻將兵三千聲言迎駕寔襲奉天秀實謂靈岳事急矣使靈岳詐為姚令言符令旻且還竊其印未至倒用司農印印符追之旻得符而還於時物情危疑忠邪莫判萃乘未輯軍旅未完微公之謀吾幾蔑濟既而密結勇敢誓殲寇讎決策尅期中外發應秀實知旻歸必不復結海賓明禮共圖泚會賊泚召公計事引入閤中露其奸情言及僭竊公氣[illegible]眴聽指髮衝冠仰天大呼元鑒何財孰為臣子而惡[illegible]語未絕奮笏前擊兇徒敗面既躓而奔左右驚然[illegible]

所愛者身也國之所重者位也公能殺身徇國勝得不以重位報之哉乃詔有司冊贈太尉謚曰忠烈賜實封五百户莊宅各一所嗣子授三品正員官諸子各授五品正員官表其閭里護其喪葬官立祠宇史載忠勳哀榮之典備矣君臣之義極矣公始以天寶四載奮筆從戎從安西節度使馬靈詧討護蜜有功授安西府別將才為時生官由才達得司馬戰陣之法參將軍帷幄之籌累與方州更踐臺寺出擁旌節入為卿士位歷十七秀實以安西別將為判官遷隴州果毅改綏德府折衝安西節度使梁宰署為副父喪起為義王友充節度判官李嗣業署懷州長史知州事無留後擢光祿少卿白孝德署邠寧度支營田使知奉天行營事涇州刺史封張掖郡王以勞加御史中丞馬璘奏為行軍司馬都知兵馬使拜四鎮北庭行軍涇原鄭潁節度使檢校

以文武翼周室宣王中興。尹吉甫佐宣王平獫狁詩文武吉甫萬邦為憲絳侯以

智謀安劉氏文皇紹立諸呂為亂絳侯周勃奪呂產軍誅諸呂茂功著矣而

節未可稱董卓勝國以擅威伍孚刺之而不畏越騎校尉汝南伍孚

謀刺卓乃朝服見卓語畢辭去卓送至門孚出刀刺之卓自奮得免遂殺孚王敦擁衆以稱亂

周顗折之而無疑王敦入石頭謂周顗曰伯仁卿負我顗曰公戎車犯順下官親率六軍不能其

事使王旅奔敗以此負公敦殺之奇節偉矣而功竟不就至若屈伸合變

進退知機智以遂其謀勇以決其死功與時並節與名偕

千古已還無公儔比貞烈之至通於神明桀驁聞之而動

心仇讐感之而不怨死於義而義著忘其家而家全秀實子伯

倫在涇[illegible]行路嗟悲懦夫增氣。劉子之勸其可弭，忘且人之

克崇旌惟賢公寔天降靈寧保朕躬日月藩屏守官昌勞
悶然明識獨誓深忠豺狼為羣狺狺逞志咆哮奔突乗我
未備公飛尺符横制醜類變化若神邦家不墜元惡大憝
誘姦作狂竊蹕僭名反易天常公獨挺身奮擊暴強烈烈
英武没而彌彰義振名教功在社稷贈及上台賞延眞食
省咎祗畏懷賢憫惻刻銘豐碑昭示萬國

賈至旌儒廟碑文

觀象考歷本乎天辨方正位稽乎地體元御極先乎教教
之大莫大於儒旌儒有廟新典也昔秦滅羲軒之制廢唐
虞之則大搜學徒竭索儒黨懐書奉撒鱗集麕至然後衆

禮部尚書召為司農卿凡十七轉官歲踰二紀封王列於異姓開府比於台司叅職六官食賦百室言不伐善慮常下人恒持順信之規罔居疑悔之地利刃在手授節皆虛貞松有心老而彌勁呑大憝於方寸之內定危疑於晷刻之間力可屈而志不可遷身可殺而節不可奪所謂有始有卒為臣之極致者歟日月有期宅兆云畢身沒功在凜然如山勒銘傳芳終古不滅以志吾過且旌善人銘曰

浩浩上天四序惟均氣或堙鬱形為災氛否不可終必復元亨洗以膏雨播之祥雲濟濟蒸人五常是則時或迍難乃生凶慝亂必有定允歸皇極拯以茂勳輔之明德勲

質則黃軒盛美湯武宏業不若也觀夫坑儒之意乃欲蓋
先王之能事窃作者之鴻名斷衆耳以前聞逞私慾于當
代此儒之所忌秦之所志悲夫儒以恭儉為宗秦則疲弊
生人極力宮室儒以道德柔遠秦則竭耗中國勞師四荒
儒以宥過議賢秦則刻法峭刑賊虐諫輔儒以述古好先
秦則師心徇智播棄墳典夫如是則秦不得不滅儒不得
不坑勢使然也今天子矯覆車之前軌崇明祠於後葉秦
之所廢我之所興斯區夏無疆之休子孫萬代之福也昔
武王封比干之墓則招諫之道勸矣晉文表綿上之田則
志過之名立矣漢高護信陵之塚則尊義之風著矣夫激

九流之異論尤百氏之殊術殺無辜滅有道寃骸積於坑谷流血淬於泉壤蹈仁義而死者不可勝紀開元末天子在驪山之宮登集靈之臺考圖驗地周覽原隰見鄉名坑儒顏塹猶在慷然感亡秦之敗德哀先儒之道喪乃詔有司作是新廟牲幣有數以時饗祀因祠名鄉號曰旌儒人神和悅怨氣銷散於戲秦皇帝以神武邁古併吞六合掃天下以一篲翦羣雄如衆草建官罷侯大權在已自軒轅已降平一宇宙未有若斯之武也夫戡亂以武守成以文文以正崇武以權勝秦皇知權之可以取不知正之可以守向使天下既定守正崇儒遵六經之謨訓用三代之文

闕典因崇斯文莫振昭昭神理長懷幽憤我后濬哲聰明
文思敷宏大教咸秩神祇鬼無妖災人不癘疵俾爾蒼生
福壽無期小臣作頌敢繼刪詩

張說為留守作慶山醴泉表

臣聞至德洞微天鑒不遠休徵秘景時和則見是知綿代
曠歷慶課祥經帝王有必感之符神靈無虛出之瑞伏惟
陛下金鏡御天璿衡考政欽若元象宏濟蒼甿茂功將大
造混成純化與陽和俱扇朝百神之樂職宅萬國之歡心
嘉氣內充淫雨外息豈止搖風紀月之草列蒔於階除儀
鳳御簫之禽相鳴于戶闥而已固有發禎厚藏抽貺泉源

揚大教廟食衆賢上以興天地之經決以存頹靡之鑒云以絕厲災之請建一祀而三德具焉鮮臣不敏敢作頌曰

於維先王設教崇儒乃作六經為代典謨降及夫子芝千其徒毋揚清風爰在茲乎天喪斯文道有通塞寔生暴秦反道敗德窮善攘羨師心狗惑焚書坑儒萬古悽惻牢落千嗣微茫九原驪山之址坎窞猶存草樹無顏愁雲晝昏時聞夜哭知有冤魂常在輦清登高訪古惆然頹塹悲涼榛莽上感亡秦覆車遺武下哀群哲鄉祀無主爰降嘉詔聿脩清祠饋之牲牢奠醑以時幽幽廟門齋齋靈儀云[illegible]求食長無餒而畀自漢初迄于隋唐亦有令主敦儒[illegible]

斗威儀曰人君[illegible]

君臣合德道度叶中則醴泉[illegible]至之六月土

王碑在未母之象也土為宮君之義也水為知土為信水

伏于土臣之道也水[illegible]於金子之從也今土以月王而高

冬從土制而靜天意若曰譽王果尊良臣善相仁化致[illegible]

[illegible]茂時乎一應此臣又以山為[illegible]貝利人縣有萬[illegible]

二 石[illegible]之類此[illegible]昌圖邦固不移

三 叁[illegible]無[illegible]時向求異之從宅于茲辰地貢屋昇神

四 [illegible]貢[illegible]結廣[illegible]同[illegible]萬

五 今古曾無擬議[illegible]以[illegible]為廟登[illegible]貴[illegible]

衣元德之潛通顯貴祇之昭報臣於六月二十五日得所司馬年縣令鄭國忠狀稱於六月十四日縣界霸陵鄉有慶山見醴泉出臣謹差司户叅軍孫履直對山側百姓檢問得狀其山平地湧拔周回數里列置三峰齊高百仞山見之日天青如雲異雷雨之遷徙非崖岸之騫震歘爾隆崇巍然蔥鬱阡陌如舊草樹不移驗大地之祥圖知太乙之靈化山南又有醴泉三道引注三池分流接潤連山對渚各深丈餘廣百步味色甘潔特異常泉比仙漿于軒后[illegible]於漢代臣按孫氏瑞應圖曰慶山者德茂則生臣[illegible]

官戲酒奉常抱樂停匝替杖者許記行畫補于紫第右衽朝于谷中千官飲乎池上綠綺環山朱旆焰野縱觀塞巷浮歌傳登是日即席拜公逍遥公名其居曰清虛原幽棲谷景移樂極天子賦詩王后帝女宮嬪邦媛歌焉和焉以寵德也加以中宮敦序謂我諸兄引内于於重幄見兒童於行殿家人之禮優棠棣之詩作于是賈其筐筥下以昭忠信之獻賁其束帛上以示慈惠之恩朝野懽忭君臣義洽夫飛翠華歷茂領至道遥之至也紆紫綬期赤松素履之輔也千載一時難乎此遇故兩曜合舍衆星聚德雖道光華高風允塞寒谷煦景窮崖潤色猗歟盛事振古未有美之

臺。鎬字臣學司京尹秦寄西陲數四十之名以為荷葉藩

之。堂無游泳鴻鷺震曜明神藩祉宥歸光席茲鄙哀觀殊

毖之百道流涌躍一隅馳議雙闕從請宣付史館頒示外

蕃無任忻躍之至謹具官進圖奉進

東山記

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修文館大學士韋公體含至

靜思叶幽曠雖翊亮廊廟而緬懷林藪東山之曲有別業

焉嵐氣入野榛煙出谷石潭竹岸松齋藥畹虹泉電射雲

木虛吟恍惚疑夢間闗忽衛茲所謂卯巒龍衣冠學

幸温泉之歲皇上聞而賞之廼命掌舍設帝金吾轉

今月二十一日車駕欲幸温湯臣等伏以駕幸温湯始自
元宗皇帝乘開元致理之後當天寶盈羡之秋葺殿宇於
驪山置官曹于昭應蹕于繚垣之内周行於馳道之中
萬乘齊驅百司盡去無妨朝會不廢戒嚴而猶物議喧囂
財力耗顇數年之外天下蕭然累聖已來深懲覆轍驪宫
圮毁永絶脩營官曹盡復於臣萊殿宇半堙於巖谷深林
有逸才之獸環山無匡衛之廬陛下若騎從輕馳則道途
無拱辰之備若乘輿稍異則邑縣有駕肩之憂若帳殿宿
張則原野非徼巡之所若鑾車夕入則門禁失啟閉之時
六軍守衛于空宫百吏宴安于私室忝為臣子誰不惕然

元石貽代厥後

獨孤及賀櫟陽醴泉表

伏見京兆尹李勉奏櫟陽有醴泉出飲之者痼疾皆愈臣聞王者澤周庶類則神降百祥天地之心去人不遠陛下厚德載物與坤同符以善利人如水潤下故厚土獻瑞湧泉療疾靈源酌而不竭沉痼飲而皆痊勿藥之喜萬人是賴仰窺天意豈不以是彰陛下之德施乎不然何衆庶顒顒強名聖水彼丹甑朱草白麒赤鴈徒稱太平之瑞未聞功施于人方之聖泉豈喻神異臣等無任喜慶之至

元稹諫駕幸溫湯狀

時運豈伊沐浴而足論若乃壯騎殿後鉤陳啓前度靈沼
而魚游在藻出青門而龍見在田霜戟森森以星布玉輅
迢迢而天旋聲明動野文物滌川月蕩鳳城已涉於元灞
日生暘谷俄屆於甘泉於是登三休兮憩神轡朝百辟兮
禮容備玉堂凴几面鵷野以高明石涸象衆遶龍宮之清
毖處無為兮既端拱時或濯兮湯泉湧聖躬清兮聖德廣
四目明兮四聰朗與元氣之氛氳如晴空之滌蕩觀夫巍
峨宮闕隱暎煙霞盤薄鳥道經迴日車路臨八水砌比萬
家樓觀排空時既知於降聖忠良在位諒勿曷於去邪儒
有鵰無翼風有摶每俟命以居易尚媿身於才難觀國光

況陛下新御寶圖將行大典郊天之儀方謁陵之禮未遑遽有溫泉之行恐失人神之望臣等謬居榮近冒死上言伏乞特罷宸遊曲回天眷稍待昇平之後別卜游幸之期則云亭之禪可登崆峒之駕非遠豈必馳驅一往竦駭羣情勝境未周聖躬徒倦臣等無任懇迫忘軀之至謹詣東上閤門奏狀以聞伏候敕旨

韓休駕幸華清宮賦

惟我皇御宇兮法象乾坤天步順動兮行幸斯存雨師灑路兮九門洞啓千旗火生兮萬乘雷奔紫雲霏微隨六龍而欲散還驟白日照耀候一人兮當寒却溫叠上豫遊以

乎僉以示德高即因山虹梁天近丹陛雲還漢武求仙望
蓬萊於海上吾君有道致方士於人間廠搆既崇其寧惟
永正色深沈於木末浮光嶙亂於山頂如翬斯飛獨出於
頻農務暇霜氣澄天門闢龍輅升俯人烟於萬井小雲樹
於五陵天臨宇宙日照黎蒸是時也靈仙響集品物交感
因高載著於人風有象寧遺於睿覽聖人垂化稽古上淸
彼會昌之構宇得軒元之美名不奪稽地知庶心胥悅高
標靈阜表聖壽長亨襟懷動植指掌寰瀛將九圍載廣與
三光克明斯乃揆宇之大也雖前史莫之與京夫如是古
之濬城隍飭宮苑孰比我君居高而致遠

以舉踵歷華清而展歡不廢歌以忭舞夫何足以自安乃爲歌曰素秋歸兮元冬早王是時兮出西鎬幸華清兮順天道瓊樓駕虛兮靈仙保長生殿前兮樹難老甘液流兮聖躬可澡俾吾皇兮億千壽考

錢起朝元閣賦

上將恢帝宇壯神皐斷景山之松用而有節感子來之衆役不告勞成仙閣之宏敞配紫極之崇高先是徵規模宏大壯經始聖迹責成梓匠當桂戶而八水悠遠植玉階而千巖相抗升陽烏於赤霄之表棲玉兎於翠微之上可以吞貝闕壓崑閬盛矣哉亦神明之化也不可得而稱狀觀

之泉每想金輿之度踐綦青之草還思玉輦之行路託于別館常寄心于穆清戀戀西向悠悠矚望步磴道以寂歷眄廣庭以寒曠竹花雖在如含待鳳之誠雲氣繚升若覩從龍之狀彼玉山既遠金闕仍賒未若浮遊近縣如在仙家俄天邑之孔邇自神都而不遐雖館稱五柞殿美九華諭之於此曾何以加惜乎神光未矚曠此佳境徒企想以忡忡復懷慕而耿耿閉玉樹於深扃銷金鋪於秀巘君乎君乎胡不出宸居而來幸

張良罷集靈臺賦

希夷乎人皇居明堂闢陰開陽冠通天兮蔭華蓋發大號

李程華清宮望幸賦

上苑之左兮驪山之中天作高岫帝為離宮示宸遊之有所表聖監於無窮臨峻路而赫其眄眄標爽塏而屹以崇崇惜翠華之未至閟紫殿而猶空則有望幸其中流睇延慕希天顏而迴矚望雲闕而屢顧想息波之東注俯瞰渭流愛佳氣之西浮空瞻秦樹目盡煙末心馳御路何望慮之未還獨幽懷而能喻窮轍跡且俟玉山之遊想車音將購長門之賦矧夫閣有朝元之美稱殿有長生之嘉名霞駁丹檻雲攢萬牖可以名通仙之降止安皇祥之永貞是以仰碧空謁丹誠庶日月之回照等葵藿而同傾濯臧焉

[illegible]戎參金根駟玉[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鈒[illegible]大[illegible]於[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煌寶馬騰驤而滯叏璪鉤陳而列武士震砰訇兮軼埃
壒登天集靈[illegible]之臺[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而為會奏無聲之樂寂寞而難
分展無體之禮[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文辭容緯約元化氤氳聖主湛
恩散作八方之雨[illegible][illegible]氣凝為五色之雲彼昇龍鑄鼎
之后捧盤承露之君[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於前哉孰能成乎此節然大
道之德曰生大君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未有離于兆庶而謂之至道
願獻華封之壽上祝唐堯之[illegible]股肱為良元首作聖用狀
辟雍之美乃[illegible][illegible]臺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成沱[illegible]閟景飛展乎寓
縣棲真乎絕巘居乎天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化大寶[illegible][illegible]然後風[illegible]

兮流耿光將樂瑤池之宴尋由喜王京於壽昌隆清問於
宣室討真經於袧[illegible][illegible]閣高為臺順時謀築披翳薈翦林
麓鏟重岡移峻谷[illegible][illegible]遠邇以議夫土功命彼般倕爯度
其山木使人以悅[illegible][illegible]於勞均力取材不遠而復屹九重
以初起憑一簣而始[illegible]其為勢也嵃嵃皚皚粉辟光兮朱
門開若方丈與蓬萊其為麗也崢嶸郁[illegible]星拱浮兮雲搨
肅狀靈光與景福有時鳴猿告曉貞松[illegible]靄千峰轉回遲
秀色於瓊樓萬歲傳聲和幽音於地籟磅礴壓乎人境[illegible]
芳聳乎天外王喬飛舄見晃晃影之翩翩神女窺窗聽鸞[illegible]
之歲歲俯衆山兮如求縈八川兮如帶上[illegible]南海宴[illegible]

香舫及白香木舡置于其中至於檝棹皆飾以珠玉又於
湯中壘瑟瑟及沉香為山以狀瀛洲方丈津陽門詩注曰
宮内除供奉两湯外更有長湯十六所每賜諸嬪御其修
廣與諸湯不侔甃以文礜石中央有玉蓮捧湯泉噴以
成池又縫綴錦繡為鳧雁置於水中上時徃其間泛鈒鏤
小舟以嬉遊焉次西曰太子湯又次西少陽湯又次西長
湯十六所今惟太子少陽二湯存焉其窮奢而極慾古今
寡匹矣

宋之問逍遥谷讌集序

山[illegible]盖方外海有蓬瀛地非宇下逍遥谷天都近

何之鄉去有爲之境者也[illegible]德貴惟治可大
可久不騫不崩[illegible]其四溟式晏而人
和年登

[illegible]華清湯池記

玄宗幸華清宮新廣湯池[illegible]安祿山於范陽以白
玉石爲魚龍鳧雁仍作石梁及石蓮花以獻雕鐫巧妙殆
非人工上大[illegible]其上而石蓮花
纔出水際上[illegible]而魚龍鳧雁
[illegible]蓮花今猶
[illegible]

之美竹魯之嘉樹雲出於棟水環其室灞陵下連乎采地
新豐半入於家林館層巔檻側逕師古節儉惟新丹堊巖
谷先曙羲和不能信其時芳卉後春勾芒不能一其令桃
逕窈窕衢皋超忽驂御延佇於菽薄珮玉升降於蒼翠於
是外僕告次獸人獻鮮罇以大罍亨用五鼎朮羆摛膴即
天姿以為飾沼毛蘋蘩在山羞而可薦伶人在位曼姬始
穀齋瑟慷慨於座右趙舞徘徊於白雲袞旒松風珠翠烟
露日在蒙汜羣山夕嵐猶且濯纓清歌據梧高詠與松喬
為伍是羲皇上人且三代之後而其君帝舜九服之內而
其俗華胥上客則冠冕巢由主人則兄弟元凱合是四美

者王宮有之不廢大倫存乎小隱跡崆峒而身拖朱紱討承明而暮宿青靄故可尚也先天之君俾人在宥懽心格於上帝喜氣降為陽春時則有若太子太師徐國公左丞相始興公少師宜陽公少保崔公特進鄧公吏部尚書武都公禮部尚書杜公賓客王公黼衣方領垂璫珥筆詔有不名命無下拜熙天工者坐而論道掌邦典者官司其方相與察天地之和人神之泰聽於朝則雅頌矣問於野則賡歌矣乃曰猗哉至理之代也吾徒可以酒合燕樂者譬鍾鼓退於彤庭撰辰擇地右班劔驂六騶畫輪畫轂羽幢亢路以詣夫逍遥谷焉神皐[illegible]

皆發卒戍河北督責米帛於兩江之間使百郡所輓無西入由是天子之使出入重闕者日數十輩大者乘馬至百少者不下十餘郵馬盡死於道凡往來乘馬者無問其誰皆奪之故遊官客子俱棲道櫟陽中計其衆寡復與公賓之數相萬矣是時櫟陽丞當公主降嫁故女使及迎者之部千人天子使後宮黄御行餞於道侍駕大臣從官衛士亦數千人夕頓田氏遣丞奉供以能不擾民一縣之吏稱善辦及歸乃計曰夫遊賓四時之來獨夏日為稀耳我且與理一舍使其容温以待之然後以為家之給與賓相等

同乎一時廢而不書罪在司禮窮思楚之傳嘗詣茅堂之居仰謝右軍忽序蘭亭之事蓋不獲命豈曰能賢

沈亞之櫟陽小廳壁記

便署所以接賓也櫟陽歧諸陵走左輔蒲太原燕趙魏山東至於徼外雜脩之道而諸侯使者及戎王聘貢之臣交馳出是無虛日而邑頗瘠於擾費然而遊宦客子出入往來省視公賓為寡也夕舘而晝饌自宰丞簿尉或不能支于給饋而賓去嘗悒悒不快長慶初燕趙魏失理卒亂多殺舊帥立新帥大臣皆進意請討圍其境諸侯咸會兵襲[illegible]捷告之奏傳呼相遞而又降嫁匈奴中故使者[illegible]

誅屈折不伸今曰獻陽於歲亢而爲屯草木蔽蕪塞彤沴

潒不烝不減逾於十旬雨師怯傲尸違不賓潛深居髙於

此下人風伯囂戲簸陶濃塵潰爲凝霾坌若頹雲鴻混冥

渤上蒙無垠掩蔽光明以垢春晨彼風伯雨師皆神所司

處位不職荒役不祗神假之權使之胡爲上帝如怒其殃

孰羅神明胡不督其稽察其欺壞法者戮後期者笞然後

陰凑陽蒸雨膏以時發生有涯農力有施今官庶併誠虔

禱于祠集于宮室鼓舞弾吹神其聽之無敢苟祈

喬潭會昌主簿廳壁記

會昌行在也新邑作焉主簿糾曹也我公來焉公名孝孫

是寧有忿賓哉既以賓之來者視其館禮之窮蹙雖勇寒猛餧必抱愧自壓於所饗嗟乎隆古之迹猶夫履也其搆在公堂之右正寢西南隅其形類廂二間復廈于南陲其成在長慶元年八月甲子也

祀漢武帝祈雨文

維長慶三年正月己巳櫟陽尉沈亞之承命于大京兆以歲旱用乾肉清醪恭祀於漢武皇帝之祠下因巫人以達其祝語嗚乎陰陽水干其司惟神五行六氣神得而均如愆作災神何為仁惟神黃帝漢日何祥不臻雍熙滂洋上露麒麟入薦為澤亦仰如春氣配鬲明發為神君非

絶非鄭桓公之邁德不有孝孫非少宗伯之宏文不有令
緒夫仰東井承紫極山木冬翳其浴日之温流乎水雲盡
積其濯龍之靈液乎矧乃才之甚器之甚游泳恩波膏沐
聖休將濯軒拖紅顧盼千里潭恭以詞賦見知春官欽惟
教忠即簿領之能事敢序施政有門人之直詞乙酉歲杪
志於南軒之東辟誰謂來者不承乎權輿

宋游師雄驪山圖記

驪山温泉自秦漢周隋相繼崇飾唐貞觀初始營御湯天
寶六載築羅城于湯所置百司公卿邸第治湯為池沿墻
起臺殿環列山谷因改温泉宮為華清宮明皇歲幸焉殿

秘書正字而拜初蒙泉秘涌于山下陰火潜然于地中是開湯池以御宿獲靈符之三載有詔別之冠新豐渭南而為戲縣以明年復詔廣之𧶽萬年長安而為京邑非良吏無以抒劇非美職無以釣賢邑改其名官遷其秩宜矣北陸寒若東郊豫遊萬乘入郛百司在宇溫泉之宮齊乎下集靈之臺禱乎上物或過求難于抱影事或倚辦急於奔星雖務分官聯而我實綱紀編王侯于尺籍總豪猾於伍符皆此之由關以簡追胥以簿書皆此之自決縣大夫非能專達理司寇不獲僅慼慼在公之鈐鍵矣不言而政每游刃不令而人常應弦申之以豐盈甚都加之以藻麗光

寵祿穢之所[illegible]

然坐明皇之累為楊李祿山[illegible]亡之[illegible]為

以為亡國之餘辱莫大焉人之惡聲泉獨為之二千者亦嘆

如此豈非所寄僻遠不為豈華者所恩而後得為高人逸

士與世異趣者之所樂乎或曰明皇之累楊李祿山之汙

泉豈知惡之然則幽遠僻陋之嘆亦非泉之所病也泉固

無知於榮辱特以人意推之可以為抱器適用而不擇所

處之戒

程大昌溫泉述

溫泉在驪山與帝都密邇自秦漢隋唐人主皆嘗遊幸惟

曰九龍以待上浴曰飛霜以奉御寢曰長生以備齋祀其他殿閣樓觀不可勝數惟披圖然後可盡述焉逮祿山亂天子遊幸益鮮唐末遂廢晉天福中改曰靈泉觀以賜道士本朝因之蓋百有餘年矣府從事李彥博始諭邑宰王注刊故宫圖於石蓋欲後人知昔之全盛焉時元祐三年中秋日武功游景叔識

蘇軾書遊湯泉詩後

余之所聞湯泉七其五則今三子之所遊與秦君之賦所謂巨廬汝水尉氏驪山其二則余之所見鳳翔之駱谷與渝州之陳氏山也皆棄於窮山之中山僧野人之所浴麋

無人知是荔枝來元宗亦未嘗以六七月幸華清宮則進荔枝亦不在幸驪山時也按樂天集長恨歌不自為叙以陳鴻所傳驪山事為叙樂天所歌謂妃得幸在賜浴華清之時及方士傳道妃語皆本鴻傳以為之說也歌之作也在元和元年冬盩王質夫用鴻說勸樂天為之而鴻自言亦謂得之傳聞非元宗本紀所載也則樂天之誤出於陳鴻也然而事有不可專執按常若觀風殿有複道可以潛通大明則微行間出亦[illegible][illegible]專在十月矣唐志記荔枝香曲所起曰貴妃生日燕長生殿南方適進荔枝因以荔枝香為曲則荔枝熟時亦自可幸驪山也故予謂不可執

元宗特後幸驪山建宮百司庶府皆行各有寓止自十月往至歲盡乃還又緣楊妃之故其奢蕩特為章著夫振宮殿包裹驪山一山而繚墻周遍其外觀風樓下又有夾城可通禁中白居易追咎其事作歌以為後監世喜傳誦然詩多不得其實也華清宮者本太宗溫泉宮也天寶六載始名華清而楊太真入宮已在三載則華清未名而妃已先幸今曰春寒賜浴華清池始是初承恩幸時此已誤矣而又記其疑眠則曰七月七日長生殿華清宮固有長生殿矣而其地乃齋宿祓神之所本非寢殿帝又未嘗以七月至驪山則白歌皆不審也杜牧詩曰一騎紅塵妃子笑

余嘗念先師[illegible]臣於周享王爵於唐其為[illegible]其為教也載之於經傳之於世自周迄今絕而復興久而愈尊雖蠻夷戎狄之不可化者尚聞之而為善良也矧中夏之俗乎世之冠儒冠服儒服文行可列於四科者皆先師異代之弟子也豈有服儒服為弟子而奉其師反不若服緇黃之弟子有觀寺之崇享獻之豐潔耶且是邑有先師廟余長是邑而使其廟將日毀祀不時修余與爾將何事也得非讀其書而忘其道為其弟子而不奉其師歟由是坐者感憤承命再拜謝而退翌日遂相與募邑中吏民之有識者得五十萬錢爰市瓦木庀工徒撤舊而新之然以

守故常也凡左旁所錄宮殿方向長安志率取灃陽門詩注為據津陽詩者鄭嵎之所作也

王漢新修文宣王廟記

由國都至郡縣皆有孔子廟自天子至庶人歲時奉其禮醴饌罷具豐嚴潔修盡有儀式歷世傳承不敢慢其事誠以生民以來有聖德者未有如孔子故也咸平紀號之元年詔以天子中舍趙公莅是邑公之始至也以民之不知教以訓以治日無暇時明年春政既成民既和勸乘閒暇孔子廟而往拜焉既而覩其像貌圯剝墻宇不完歲時之祀闕缺如也返則召邑中進士明經之好事者至而謂曰

然余從先大夫嘗游長安道過華清宮讀古今名賢石刻且興廢沿革之迹畢陳於目前重樓緣閣層臺邃沼雖不逮承平盛時規模制度宛然故在迨兵燹之餘居民播遷所在宮觀例隨灰劫華清亦不免莽爲藏區矣歲癸丑復過是宮意謂蕩然無復向日及見屋宇修整階序廓大爲殿者八曰三清曰紫微曰御容曰西聖曰三官曰列祖曰真武曰玉女爲閣者二曰朝元曰沖明爲湯者二曰九龍曰芙蓉鍾鼓有樓靈官有臺星壇雲室疏圃水輪以次而具丹堊藻繪燦然一新若初未毀而又有加焉者詰其故主宮趙志古華合辭言曰先師清平老人趙志淵自洛州

故廟之址居邑之南逼側無纖辱近廩穀之所乃就邑之北選良地筮吉日而遷焉越二百日而其功集公遂率僚屬暨邑中吏民行釋奠之禮堂之上惟十哲塑像於左右十哲而下諸賢咸圖於辟堂之後復搆一堂曰講書堂俾邑中之學者得以遊焉於是命佐吏漢勒辭於石置於廟側辭曰返魯之教今古是則民胥樂胥無有僭忒我公之來服孔之化闕廟之所往拜堂下既拜而奠既奠而慼慼厥毀摧歎嗟不已乃遷斯廟乃新斯堂神安攸居民即[illegible]康七十弟子三千問徒徯公之政一一如中都

元商挺增修華清宮記

繚繞而漢唐之離宮別館咸在焉斯則華清之奇蘊也
又況東西奔走寔當衝要而往來大小畢慰其意此真與
時遷徙應物變化無所往而不宜者也向非清平元應感
人何能新宮宇還舊觀非志古竭力盡瘁何能動堂搆紹
宗風而嗜無一言是使師弟之功泯然而不傳也鄉推次
營造始末刻諸石用紀歲月云皆中統二年九月廿五日
商挺記

韓擇重脩文宣王廟記

臨潼為西安隷縣西距府城七十里而近與驪山綿嶺相
直郵置之所從出唐華清宮舊基在焉温泉渟滀瀲瀲可

還過驪山回顧彷徨憫宮室之彫廢慨然以修復為事乃
命其徒剪榛棘礱柱礎陶瓴甓勤垣墉于是四方道侶叅
執其藝來會宮下裹糧欣躍咸願薦力土木之功以時竟
舉斜傾者起之腐敗者易之破缺者完之漫漶者飾之又
得太傅移剌公總管田公輸貲助役相與翼成稍稍興葺
僅見倫叙事未竟不幸厭世志古等才謭力綿大懼不任
以墜宗緒自是營不沾席食不甘味饑寒疾苦不以累業
者逾十五年始克有成敢以記請庶徵石書辭俾永傳焉
余謂秦中名山水多矣可采者唯華清為最闢門可以瞰
清渭登高可以臨商於高甍鉅棟綿亘盤鬱寒藤老樹叢

[illegible]也[illegible]吾臨潼猥蕪[illegible]

何以逭責而歸過也耶乃特以身任其事或止之曰前之

亦欲為此屢矣奪於無暇困於無助或空言而罷或

而難成君笑無以徒舉取誚為也俟一不以為動則曰

下之事立乎志行乎果終乎誠唯不為斗未聞有志而畏

果而誠而事有不底於終者也于是不進以銳不弛以怠

投隙而圖之擇好事有力又為衆所信服者俾綱紀之植

傾易腐直撓完缺雄峻彙翼堅壯興麗像設儀物以次興

造更衣有堂扃鐍有門繚四周以為垣其地修廣之步皆

四十八門東西為步百十有一凡事於二十九年之終越

隘屋而甃之位各為别由親藩貴主上官遂使東西行而過是登覽留浴徘徊信次往往有之故凡吏於此者汲汲然飾厨傳具餼牽奔走勞餞以為務彼聽訟鞫獄簿書期會抑猶次焉爾矣其有規恢繩尺之外於以聳大觀聽為立教善俗之本是豈尋常之見之所及哉縣故有學承安五年主簿賀君天佑之所營葺殿廡齋室庖湢門房靡不咸備辛卯東遷蕩燬於兵唯禮殿僅存歷時滋久行將頹壓無有慨然以塗墍闕廬者至元二十八年太原馬侯之為邑宰眎事未幾祇謁廟下仰而顧俯而歎出而謂諸生

為渭北害開別渠疏決之其患衰息云

歐陽元趙氏鄉學記

至正十五年夏四月前冬官尚書櫟陽趙公諒允升以書抵京師請太史歐陽元曰趙氏先世以至元五年庚午自冀寧交城徙奉元櫟陽遂卜居儒學西偏今八十有餘年矣國朝經畫郡邑以櫟陽并入臨潼由是縣學日廢時祀不修廟貌傾圮吾大父祥及先人温世儒業目覩弗蕪思一蕢之力弗贍公諒幼出就傅每過舊學惕然念父祖有志未就至治癸亥預鄉書泰定甲子擢進士第初筮寧州判官調三原尹需次家居有餘暇乃傾貲作禮殿五間六

五月而工告訖焉居民過之者瞻禮改敬莫不贊侯之者果能不負厥初誠一如此也今年春其相後者聚謀來言曰願述之庶有致於他日愚聞古者釋菜釋奠皆於學後世廢乃始歧廟貌而行事而克崇飾者亦寡矣新天子御極既發德音肆大告即改修廟學養士朝廷盛美為興化善俗起本矣第限期見追不得畢師生講肄之所蓋宜有待於後之君子然則嗣尹而來相與卒其遺業使邑之士子皆知以致知力行為學而深明夫義利毫髮之判至於三物教成出有以治諸人處不失淑諸己顧不偉歟顧不重歟侯名[illegible]古解字通甫慷慨有政術清洽三谷常以縣[illegible]

里朝夕坐於門側之室以施教焉是之謂塾同王制周人
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國老謂卿大夫庶老謂士
及庶人之在官皆引年而居鄉者養之以師表其民也又
按漢諸儒白虎通鄉有庠詳禮義也里有序序長幼也今
櫟陽趙氏以故宅鄰于鄉學因有以起舊學之廢而允升
以冬卿歸鄉里不忘導其鄉人於趨美之地即其故宅作
精舍焉塾也庠也序也三者之誼不既備乎禮義詳于斯
而民聰明長幼序於斯而民孝弟在易漸卦之象所謂居
賢德善俗者其庶在斯乎櫟陽之城秦獻公所築雍土厚
水深其民性剛而尚氣剛則不撓於物尚氣則勇於趨向

楹肖宣聖像及進工部尚書中以直道不遇於時所還故
鄉乃遂前志作儀門兩廡及櫺星門且以學西故宅為書
院中作講堂置東西兩齋前門三間後為處學師之屋庖
廩皆作購得田若干畝以給春秋祭祀歲時延師之資聘
名士以教子弟之願學者庶幾可為化民成俗之勸此蓋
家食數年之功非惟得償父祖裔志且儒臣閒居所思報
國之務宜無過是顧學未有記書院亦未有名頥執事者
記之以及名其書院以貽方來元考其建學顛末并取易
所謂居賢善俗之旨名之曰居善書院而述之曰學記家
有塾黨有庠則之室也古之君子仕而既退則歸教其閭

易繫有曰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允升方來之事業其在茲乎奉允升書來求斯記其子侍議舍人雲南臨安宣慰司掌故掾畊也

明劉懋叅魏忠賢疏

臣憶臣家居時每見山農野叟羣聚私議宮闈之中有魏伴伴者盤據竊弄橫肆無忌陰謀不軌有耳不忍聞口不忍言者臣竊疑之宮闈嚴密小民何以得知是風影傳言不足信也比臣奉命入京目見魏忠賢干權亂政諸惡狀如憲臣所臚列者種種有據與山農野叟若出一言臣為

周人用之以成王道之化秦人用之以成力農强兵之業不寧惟是學者用之足以成其正大高明之學近代橫渠子張子是也西銘一篇後學讀之進進胸次宏濶軒朗仰觀俯察理一分殊燦若指掌於是人有洞視萬古慇惻當世之意豈非用秦人之剛資周俗之厚闡關學之備乎固願趙氏子孫世世無忘允升之志廣其建學之美意他日邦人士有若子張子者出而振起關學之緒餘由一鄉而一國而矜式於四方其於化民成俗之助豈小補哉允升自登第入朝敭歷顯官殆無虛月造物者因其盈虛消之會假以優游閒暇之際以成茲甚盛之舉亦豈無意

權副政臣讀之不覺踴躍曰是前日首倡殺宮者[illegible]

捐軀命以保護我冲聖者不忘疇昔戀主之忱不負[illegible]許國之忠是真我皇上之忠臣孝子也雖走卒賈兒無不人人手額曰忠賢數年之奸惡發露于一旦聖明數年之翳蔽大明於一朝除君側之巨惡消宮禁之隱憂端在此疏昂首企足冀朝上而夕下乃静聽數日忠賢以僞詞告去先取温旨而憲臣之疏庸加裁抑舉朝憂疑通國惶惑夫忠賢暴横在外着無可諱也若宮中陰謀天下臣民盡知盡言之我皇上豈誠不聞不知耶我皇上雖忘情於忠賢而忠賢勢成騎虎必不能忘情於皇上我皇上恩禮有

此懼我皇上孑然一身耳上無聖母為保護下無長震為
羽翼乃肘腋之旁伏有豺狼床褥之際潛處虺蛇此國家
何等禍君父何等憂而在朝諸臣無一人發露其奸者仰
天嘆恨曰耳目侍從之臣安在凝承輔弼之臣安在豈師
師濟濟全無鬚眉丈夫乎前顧命之臣安在抗章移宮之
臣又安在豈到此變其初心改其故步容容與與保身名
而忘君父乎就使畏威懼禍苟全富貴老死牖下不知他
日何以對二祖列聖之靈他日又何面目見我皇祖皇考
乎在天耶臣方思集述流言草為一疏以告皇上乃於本
月初一日接邸報見憲臣楊漣一本為逆璫怙勢作威專

寵倍於百王自古寺人之遇亦極矣苟逆心滿志一呼集
逞而不止則逆謀自取亦族之誅江直劉瑾其榜樣也亦
豈所以為忠賢地乎臣故願我皇上大奮乾綱立斷優處
將東廠魏忠賢先允其請放歸田里並忠賢左右用事之
人各歸原籍隨將憲臣楊璉原疏發出逐款究查明正典
刑布告中外以釋天下臣民之疑宮禁肅清萬姓悅服而
臣等亦得借手以逭失職之罪矣臣草疏已畢忽讀聖旨
又不能不為閣臣惜也蓋自忠賢用事而閣臣不得票擬
之職如內有事到閣裏講嚷外有事向裏邊說話此非閣
臣身受而身嘗之乎乃諸臣力爭之而閣臣明送之忍於負

加寵信愈篤而忠賢貴極而屢其敗寵盛而憂其衰無厭貪心無窮奸謀出入起居之際飲食服御之間外庭不得預諸臣不及防而臣子仰受國恩俯念臣節安得不深憂遠慮昧死抗章也且前日忠賢雖有無將陰謀尚未形跡敗露今憲臣之疏業已發露其隱事事疑懼處處猜防豈惟我皇上不得復遮掩情面以從使忠賢忠賢亦何以塗飾耳目再奉侍皇上也哉夫皇上之眷戀忠賢不過因忠賢之服役日久承奉著勞不忍一旦捐然耳臣以為厚其恩賞還當計其所終若以驕縱養成逆謀之禍非所以為

[illegible]

聖恩拯援誅垣傳得有言夫縣官以知有民事耳敢以此
民今昔之形與吏治汚隆之故爲皇上陳之臣憶臣束髮
時適當皇祖中運礦稅正行閭里已空然而勤瘁之家猶
留未盡之蓄婚尚有奩葬尚有木歲時伏臘尚有斗酒勞
慰徵逐豈至於今自一二富室外婚多野合葬多土培自
五歲兒童至七旬老人竭日力作經年愁苦面目憔黑半
菽不飽且也催徵法酷罪贖網密呼嘗乎東西破哭乎南
北曾無寧日一值凶災壯者逃死他鄉老稚塡於溝中飽
鳶魚之腹矣夫亦有面目有心血張口無食抱膝無衣妻
怨于室子涕于懷吏催逼於門外無生人之樂而甘心待

君父而不敢予負[illegible]闕臣之深恩也人臣之義有死無二遇君父之變則身可捐孽君側之惡則頸可斷恃寵生驕積恩成僭佚[illegible]然而忠臣戀主固有百折不廻干挫益勁者而忠賢欲以一夫之手箝天下之口何眇視在朝諸臣哉臣又笑忠賢之愚也臣小臣也叨耳目之司懷狗馬之誠目前光華到底要歇百年血塊終有毀時以貪戀顧惜之念換不忠不孝之名臣籌之素矣詳攄血誠以獲隱奸伏惟聖明詳察

陳吏弊民隱疏

臣且文台[illegible]最哀聞臣[illegible]始起家進士任縣令五載[illegible]

食用賞賜票減驛所站價坐派里甲行戶無不取去一錢
不給市稅私給行帖又帖上加銀官貪矣而官之下尚有
吏書門皂兵快里甲若而人若曹豈皆廉潔立越求其一
下恣取其十民有三兩銀不能完一兩鞭坐一罪而傾百
金之產者在在敲骨日日吮血奈之何不窮且盜也臣非
謂州縣官盡如此也每見官滿還家除在官在道不算外
甲第連雲膏田連阡動以千百計斯豈盡積俸得來且也
過客有費考成有費朝京有費獎薦遷轉有費上下交際
有費每一上官每歲四節每節除下程外大幣八小幣十
二應費若干三五上官應費又若干三分應酬七分處橐

死豈人皆大賢乎前年臣鄉延綏之驚烽火傳於會省官府戒嚴小民恬不為意且蹙額曰幾時得來了了這苦罷葢猶幸無登呼者耳何怪乎齊魯徐淮之嘯聚繁有徒也

臣又記皇祖時官方漸壞法紀猶存雖有貪官橐資歸家潛匿别所俟夜搬回猶然有顧畏名節之念漸而攫金不畏見人漸而誇厚實務多貲矣始猶在武弁佐貳雜流與日暮途窮之輩今且移之州縣正官以上每見新官到任騁材炫能先出告示幾張逐詞狀幾紙穢設仁言虛立清名迨三五月後本色立贓見塗面喪心大肆貪求徵收有羨餘又有額外之徵罰贖[illegible]耗又有法外之罰扣差役工

該府斟之州廳曰老大人試此當金非也敝若處有此等
銅運工價每副不過一錢六分倘不棄菲姑留以送鄉親
府笑而收之又應天府守行文各屬曰交際禮所不廢但
各屬多備本府不收則虛費無益自今約為規制大幣止
二小幣止四在各屬少備易辦在本府有收無辭夫大幣
約十金小幣非五十金不可此兩官者人述其事不稱其
名臣不敢盡信若不才有司自知糞污滿身時懼雷火燒
體私饋暗投往往有之夫上官臨下止憑剛腸做出鐵面
業一切柔以重賄又何處別覓鼻孔正色直指乎是以小
民有貪狼狠豺之謗司評或有威鳳祥麟之褒臣不敢謂

不下幾千金安在非百姓骨血耶雖曰彈壓有撫臣矣巡
察有按臣矣劾参拏問追贜法甚嚴矣顧撫臣越在千里
不能以一人耳目週遍一省按臣一年一換又不能以一
人耳目細察多官勢不得不借開報于道府該道府果留
心民隱着意官評民情有苦樂一訪可見民口有是非一
問可知即臣邇者奉命入都一日三站凡經過州縣大畧
可得總計府屬多者不過三十縣府正連佐貳少亦不下
四五員經年所耳目朝夕所訪聞何貪何廉貪廉何狀豈
不明知無奈有明知昏庸而不肯開報者臣姑以所耳聞
者陳之於前雲南有某州縣與常送該府内有金盃二副

者攝爲諸文具取就中間或有县同剪[illegible]
劾薦人數薦者止如舊額劾者不妨倍加蓋今日吏治貪
者十之七廉者十三即倍加猶不能盡也臣聞淡雲薄霧微
噎可捲若積陰沈障非迅雷疾風不可掃易此正迅雷疾
風之時也臣父嘗語臣臣鄉先生有張御史臣父不記名
巡歷之前單騎赴郡親訪官評比考察之日賢者獎之不
肖者責之甚者趕逐之若司道府屬當面究詰不少假貸
一時在事諸臣大法小廉風清弊絕稱一時名御史今照
方諸使執斧行郡俱稱表表風節自清查伸理外只土豪
衙蠹時露風力豈不安民善事若吏治得人此輩一縣官

道府盡若斯也民生不恵禍亂將作果州邑皆鸞鳳之棲寧閭里有鴞鴉之張恐賢者亦無辭於人言矣臣謂開報州縣連坐道府不如徑以開報之虛實註道府之賢否凡道府廳開報州縣賢否不必四六亦不必闕白每州縣各另置一手冊為月報開列本官貪廉昏明事件咨送撫按一月一冊司道府廳俱准此撫按各咨收一處至延歷之日即照冊開面詰果與冊開合贓少者戒飭如法贓多者參拏究追若別有所訪他有所犯與冊開不合剔開者之貪昏亦自可知即於開者名下定註貪昏二字一體罷斥至効薦兩本無妨不必會稿亦不必另取考語各就冊報

社前星既耀以繼宗社之安繫億兆之望而不期天之奪
如人願也乃臣昨詢皇子薨逝之故原因驚風之疾計算
病期按考方書固知此疾是漫驚風也何也驚風原有急
漫兩種其中驚風也又有胎中生後兩端凡人孕胎之日
血氣交凝母子同脉尚振撼之威暴然觸之雖母有驚有
不驚而入於胎元子無有不驚者故子生而額有赤文頭
有綻骨是胎中受驚之形也及既生之後知覺漸啟神魂
未全而振撼之威暴然觸之即子有動有不動而神亦無
不驚者故子長而目有青痕髮有結豎是生後受驚之形
也受此兩驚日煎日劘神氣漸耗形色漸瘁調養已難爲

縛之有餘似不必煩纁斧之斤正也臣目覩甚眞痛心甚切願與諸臣共破情面拯此危急不覺其言之贅且戇矣

請罷內操疏

頃諸臣侍從班聯遙望天表見睟穆之容比前頓減不勝憂慮僉謂聖躬自皇子皇女薨逝之後飲食稀進精神短少兼之盛夏炎暑聖心焦勞以致聖容倏改有如此矣顧臣念之我皇上登極四年育皇子女共四位乃一歲之中相繼薨逝為祖宗來未有之變人世間不常之遭無論皇上天性眞愛痛忍難割即屬在臣民孰不悲悽傷懷我皇上[illegible]然一身早失怙恃之依終鮮手足之愛所幸麟趾螽

[illegible]

厥之間振撼尤烈聲聞更疾雖皇妃習於常聞而不覺得
毋慣於久聽而不知而聚血未堅成形未固能無暴加而
撼動乎試觀土木至無知者也一聞疾雷之聲烈銃之響
無不塊為落枝為戰況于人之肢體況于血氣未壯之嫩
體乎我皇上四年四育而皆不克終臣是以知為內操之
故也厝利刃於臥榻之旁禍機尚隱而有待蓄殃煞於長
養之地毒氣更烈而難堪皇上聰明天縱誠體念及此果
能一息安寢乎已往者不可追而方來者不早為計乎但
內操一事原聖心深慮以戒不虞見今諸大典禮尚未舉

力矣若又不善保護再加振驚因熱而動是感於陽也目
直視口吐涎涕哭有聲名曰急驚風不過三四十有五全
若乘虛而入是感於陰也目半閉口撮縮涕哭無聲名曰
漫驚風纏延多日十有九危今皇子受症於五月二十九
日薨逝於六月十六日延推半月餘而不能救臣是以知
為漫驚風胎中生後兩受驚者也此等病症小民之家間
時有之夫原不能為保護也若皇妃養恬於深宮之內皇
子穩臥於阿母之懷有何惡聲疾感交接受驚也者臣再
三思維則內操之故也臣每早趨朝侍班聞殿後鎗炮之
聲恍若迅雷傳於天角屋瓦為戰河水為波臣等周身皆

饑飽之節歡喜之情非生母能默知而默體作作者不可[illegible]
養之方乳哺失其節喜怒違其情則天和傷矣若又輕易
更換兩乳臭味不相合必惡逆嘔吐加以漸次認識又必
哭棄不食盈日之內而中氣又傷矣此保母關係宸重也
必選年長醇篤者一乳三年再不更易則子與乳相習不
逆而神不旺形不壯百病不潛消者臣又不信也夫千金
之子處筐襄之傳得一子而防衛之密哺乳之周靡在不
用心況天地祖宗之所托重億兆臣民之所仰賴關係何
如而可以輕易當之乎臣願我皇上之深思而早計也臣
又聞人之生也受氣于父精成形于母血父之精不固則

行臣何敢遽望停止再四圖維有可以備兵之用而不受操兵之害者莫如将内操各兵發出城外演武場同各營兵合隊並演比偶較射或另立一營自行團練飛矢走馬一如内操之法日出而出日夕而歸橐弓室矢潛入西北門内藏刃武庫以應肅殺之氣更換常服環衛禁地以養陽和之脉庶幾兵仍在内而内地不受振撼之驚况以衆鼓氣則氣益壯以衆較技則技益精視單騎虛發徒作耳目之觀無益備預之用更相百乎如是而和氣致祥静則能生有不則百斯男弄璋累累者臣不信也乃既生既育矣調養之術宜審而保母之選更宜慎矣子之生甫脫胞

世哉臣章疏已畢忽閣前章之稿[illegible]

入矣因思兵猶火也不戢則焚之於肅殺又陰也陰鬱火不出必決烈橫發故鎗銃之制皆以金包火鬱極陡放至于迅速而不可遏物理然也今臨御之旁忽然火發發而又屬章疏收貯之所人事感召豈為無因天心示警豈為無意耶則潛消陰慘豈直鍾和氣於清禁仰答天眷端必由之矣

趙統始皇坑儒原

古言周之士也貴秦之士也賤焚坑之禍其諸士賤而自賤者乎夫儒者誦法古昔無官守之責也仕而有責則當

子之筋骨不強母之血不和則子之肌肉不澤是以損精有四欲而酒怒為最耗血有七傷而憂鬱為多何也酒毒也毒能伐性怒火也火能銷骨故一醉則百脉亂一怒則全體觧精之所以不固也心以統血而憂能傷心氣能行血而鬱能滯氣故憂多則血枯鬱久則血結血之所以不和也我皇上春秋鼎盛血氣方剛則戒酒毒懲暴怒以固陽和而厚恩愛均雨露以滋坤元培妊室豈非今日發祥第一方術乎天地之所眷注祖宗之所呵護億兆臣民之所尸祝將在于斯螽斯振振承繼綿綿于萬斯年可卜矣

[illegible]之根日日焦勞徒傷聖心而[illegible]

以求志誰其知之而我忌為說治以為禍成於李斯夫斯其

固儒也而儒相食乎或者又以斯師荀卿苛延於卿夫卿

之書今固在也半入禮記後儒亦多援其語以註經而至

擯為異端且牽入罪內卿何一不幸乎又或者上推於韓非

以為非起之據非之言愚學不知治亂之情誦先古之書

以亂當世之治秦之偽儒戰一國之所謂横議則王制四不

聽之誅已啟之於前矣若以王制為漢儒之附會將漢人

尚不能忘於後也將孔子之所以揚墨孟子之距處士横議

皆啟秦禍者也何不情乎自詐將不宜如此且秦之今自非

古矣世變江河焉可溺古由人觀之井田車戰可復古乎

諫諫不行則當去去則當誦誦敬援以承先聖之統而不援上不陵下不怨天尤人以待用何至未仕而非國是之謂謗人君之忌家忌於謗謗人者聞謗國者誅故曰自蹙之也昔者孔子歷說諸國不合而去據今載集未嘗有謗誹一辭也是之謂聖故曰聖人無死法至戰國時則有處士橫議矣橫者秦儒是古非今之漸也至秦極矣極則激變焚坑加之槩至今未知罪已也夫非國可為儒乎故曰秦國無儒蓊至東漢黨獄又一激矣太學生陳東董又鳥知之夫其峩冠博帶者衣妖之高視闊步足之崇也放言極論口魅也儒者固如此而已乎是自蹙敗也藏以待用隱

禍未艾也秦何得而坑哉夫坑而踈矣夫其不坑也前
必不離禍是世之一大變也天地不得而制之而徒區區
歸罪於秦又一過秦論耳嗟已過矣驪山趙子綍原之如
此

都穆驪山記

驪山在西安之臨潼縣南半里即抵其麓經雷神殿東折
門有棹楔榜曰溫泉池過此有室三楹啓其扃即溫泉也
人呼為官池蓋非貴人不得浴此池四周甃石如玨環狀
中一小石上鑿七竅泉由是出相傳甃石起秦始皇其後
漢武帝復加脩飾或云今之池後周天和中造吳云唐元

他無足之論矣是不知時變之𥳑儒也知時之儒因而通變不用而修觀變趨時何至取坑以爲書殃故曰是自釁也且秦何能焚書哉所焚者𢰅書耳亦何能坑儒所坑者一咸陽中僞儒亂儒耳而天下之儒固在也由今觀之五經固在也所謂十三經固在也苟得其要一言興邦夫何貴多今之士也未明一經已談國是凡契券詩文荼毒生靈而豈秦所能盡坑乎是書之賊也王制不聽之誅也適又決書儒而至此豈惟罪秦推秦之所寔以亡秦夫李斯之屬人爲篆圖秦時一儒也其逃儒之盧生徐生者竊童負海[illegible]與上如韓生[illegible]神仙[illegible]百代以啟漢武宋徽之

時林木花卉之盛類錦繡然故名陪與華清之際舊有朝
何時其易爲道士之居則後晉天福中也又上二里爲老
君殿舊云天寶七載十月老君見於朝元閣南元宗於其
處立降聖觀琢白玉石爲像今尚存殿壁繪唐從臣之像
殆當時人手筆其西南有泉名飲鹿槽今涸又上二里爲
老母殿老母即唐李筌所從受陰符者山之巔舊有烽火
樓昔周幽王欲媚褒姒舉烽火以來諸侯之處下山浴于
官池其清徹底不火而熱支體融暢夙痾頓捐快哉東行
八里折而南二里至秦始皇陵陵內城周五里舊有四門
外城周十二里其址俱存自南登之三邱並峙人曰此南

宗廣之室之內有古今石刻歲久錯亂宏治癸亥知縣事者聚之壘於門外儼若屏障官池之左有泉曰混池以浴小民東行即華清宮故址上有三清殿前臥一巨鐘視其款乃華清物又有二碑右為後魏溫泉頌惜多剝落左為喬元龍草書碑其陰刻劉子顒成道記子顒山中道士宋仁宗朝嘗召見賜號凝真大師三清殿後為玉皇殿面三清者七星殿也南十五步為玉女閣下有方池即溫泉發源處飲之可以已疾每秋暮人取未熟柿接其中經宿食之不澁其左為玉女洗頭池沐髮者多去瘡蝨山之半平坡朝元閣舊建於此山左肩曰東繡嶺右肩曰西繡嶺當

踞危石楚之聲而歌曰淯淯者流與山俱逝兮空潭自照[illegible]
不至兮吁嗟茲山崇三世兮歌竟浴于長湯遂登老氏之[illegible]
極於臺東過石甕寺休焉稍倦假寐僧榻忽有丈夫峨冠
脩髯揖余而言曰吾子失言夫山奚能崇使吾幸而遇[illegible]
臣諸君子豈不亦嘉遯之藪吾子謂九疊之屏七里之灘
何遽出吾上耶又使吾所遭者為宣城孤山葦騷壇之士
艷稱久矣吾豈復戒吾姓也余蘧然覺自悼言之失也復
喟然嘆曰異哉天子之貴不能與匹夫爭榮而詞人墨客
之隻詞有時為山川之九錫也異哉今之處士誰能入山
而為水石所倚重者吾當北面事之

門也右門石樞猶露土中陵高可四丈昔項羽黃巢皆嘗發之老人云始皇葬山之中此特其虛冢其言當必有所授也

袁宏道遊驪山記

驪之山鬱然而青而其水浩浩然鳴九衢也古柏森森然翳東西嶺故宮遺址多不可識山下之民有雪領而扶者作而前曰民雖髦猶彷彿憶之指其巋然而墳者曰是烽火臺褒女之所笑也指其温然而澄澈者曰是蓮花湯明皇妃子之所浴也問山下之故壘曰是嘗錮三泉而閉七曜者始皇帝之地市也徐徜徉四顧蒼茫久之乃披荒榛

士學宮度如許進隱基式崇今辟四帀冠以危樓丹楹[illegible]
煥拾級維三八窗赫奕廠方巽廠祀魁面襟嶺繡背挹流
清亭峙寧改昔觀映帶頓開新勝肇工六年四月吉日為
役若干而落焉募金以三百計勒珉記事來即我謀嘗攷
甘公星經東壁二星主文章圖書木星守五經士人被用
土星守賢臣用文章道術興孝經援神契曰奎畫主文章
天官書曰文昌宮六星上將次將貴相司命司中司祿而
春秋元命苞云貴相理文緒司祿賞功進士故學士家率
祀文昌而奎辟為圖書府章章也若夫斗一天樞二璇三
璣四權五衡六闓陽七瑤光一至四為魁五至七為杓合

南居仁學宮魁樓記

夸隆更事文斡其軸射策進取厥惟一斑綴學者範於時制舍是亡致身術遂觭重焉顧氣運有升降文心有華悴象教有興替運者宰乎元者也心者濬乎性者也象者乘乎形者也元宰者與天性濬者與人乘形者與地心之所至氣効其靈而形或佐之三才之道統是矣然元稟於渺性鑄乎徵獨形家言物土面勢飭材建標輔風氣而佐厥靈司文教者率有是焉則昭應學宮魁樓之所由作也昭應京兆支邑麗峰巀嶭啟其陽渭水縈迴環其陰山川貸秀人文蔚變領貢書者甲鬷望邑觀察周君規以翼之相

皆繫焉東方為歲序之首而朱明肇於天宇懸紀焉上古
四民之首文為四教之首星月燁煥榮葉芬敷朱丹賁乎
長離雨雲騰於尺木人文變動理以象顯于魁義思過半
矣又攷易傳釋羣龍之首為物先則首有先之象焉文章
先氣機而開天地之蒙人心先畫象而煥文章之采不掭
其家先者奮意胸中之造與乾緯相通闢隨人寢興異幸
詭遇金玉闇其謝潤凡石可庶生光乎士誠鼓厥朝氣開
厥朝心筆啓陽明之采力競帝車之軸毋徒浮禱祀形家
言將奎壁文昌斗樞之精必有呼吸關通如中壘之藜者
射策進取又統後矣是役也經始者錢侯一龍燕人繼作

而為斗說見春秋運斗樞而星經則曰天樞為土星主陽德是太子象璇主金形陰女主之位璣主木及禍權主火為天子施令衡主水為煞闓陽主木及倉庫五穀瑤光主金不言魁為文章司命也蒙熒妮尠窺胄於文耀不能諗所自始然自鄒世迄昭代自王國迄郡邑黨庠塾序自王公迄縫掖小學迄處皆造變寫照而祀之禱祀家至它為期會學者志尚進取典禮維殼昔天祿讐書青藜著輝精氣靈通形變為昭人耶天耶誰宰誰應達者當自有辨傳曰魁斗之首首陽也其用在明陽與明德在東方又凡為首者皆為魁魁為帝居之首而陰陽四時五行節度諸紀

吾儕小人嘗乘風宿今夜半忽有人大呼曰疾起嚴明公至互相驚覺今果然矣予頷之若以為誣既禱歸至邑東門雨沛然是年禾大熟冉逾年冬旱禱如初雪又霏霏然應自茲凡禱即應未暇細舉若影響然嗚呼深山大谷風氣攸聚其中有神信不誣矣况功德及民禮所宜祀予嘗因規制既遠敗瓦頹垣零落殆盡神無所妥悵然者久之先是邑舊俗每六月十九日男女無嗣及有疾者爭趨禱於石甕山寺予慨焉因嚴禁之而民心諰諰若無所報遂鳩工聚財重加修創釐正祠宇為正殿三間面東內仍風伯像左三間內立聖母后土像右三間內立藥王孫思邈

者周侯士英蜀人成之右藍田司訓攝邑事利君萬鍾寧夏人締構營督觀察之力居多觀察名道直諸輸貲效力者別載

李喬芳風王廟碑記

皆維嘉靖夏六月予受命來尹臨潼縣之東南驪山之麓有風谷谷之內風伯廟在焉凡歲旱雲布風自谷出掃之撼樹揚沙重為百穀病先是尹茲邑者于公翺化理廉平嘗禱於廟風和雨甘民到于今頌之是年秋禾秀未穎旱四境洶洶莫知所底予乃慄慄焉繩于公武齋沐衣明衣中夜興侯昧爽步自東郊至山下居民十餘人迎謁予曰

者往往操一二方以療衆病一不應而技遂窮其法不備之過也古方産寶大全而外唯薛新甫推廣敷衍頗補前人所未備而醫案一書並列雜病於其中即其著論立方與療男子夫豈有殊焉嗣見同年王宇泰氏所輯女科準繩廣搜博採古今悉備然一切雜病亦復循薛氏例而槩收之不無駢枝贅疣之病且分條不整序次無倫非耳目所素習者卒觀之而莫得其要也余究心茲術亦既有年茲於公事之暇手為蒐集汰去諸雜證而專以婦人所獨者彙為一書又門分類別而綱之下各系以目名曰濟陰綱目蓋證各有論其寒熱虛實及標本淺深之致頗悉其

像傍三間南面為雨師像又三間北向為神廚外建大門一間內鑿土穴四以居守視之人凡禱石甕者有罰君子曰敬鬼神以崇報也移風俗以正民也興建作以飭蠱也茲三物者政之經也予奚有一於是哉是役也經始于嘉靖甲辰四月吉告成於乙巳七月十三日勒石紀事者山西陽城南峯子李裔芳也

武之望濟陰綱目敘

婦女雜病率與男子同唯經血胎產諸證自為一類而其中派分枝析變亦不可勝窮矣概觀諸書雖證各有論而論不悉病之情治各有方而方不盡治之變以故治婦人

亦僅覆以數椽聊蔽風雨已耳幸逢
皇上御極之四十二年冬特荷
西顧聿修時邁之典欽奉
俞旨戒途除道凡屬在陜臣工共謀疏濬湯泉飭庀
行殿以供
駐蹕令甫下而萬姓歡騰羣工踴躍不日之間架木砌石遂
竣厥工雕甍畫棟繡角綺窗輪焉奐焉燦然畢列於泉之
上矣
鑾輿至止旌旗偕山雲以聳秀黼黻映澄波而揺漾𥨊日新
之銘謹玉藻之儀

情而證各有方其溫涼補瀉及緩急輕重之宜亦盡其變庶覽者不難因論識病因病取方一展卷而犂然指掌即庸工下醫亦可隨手而取效也雖然醫者意也許允宗善醫而不著書謂意所解者口莫能宣也余所集悉前人緒餘謂可因是而解方術非謂以是盡方術也是在善學者神而明之變而通之斯斵輪之妙承蜩之巧不難致已

本朝鄂中丞海湯泉碑記

驪山者即藍田北山也湯泉出於其麓冬不加寒夏不增熱既溫且和亦香而潔此天地沖和之氣融結而成焉者也頃以邑近省城地當孔道令蒞土者未暇修舉泉之上

光被明一色宛然如望羽葢之飛揚而聽和鸞之餘音窈
含此過茲土者若臣若民罔有遠近下至深山僻谷老稚
婦子外薄四海覊客行商輻輳雲集咸思去垢滌塵未有
不沾被餘波而謳歌頌德以徃也此豈非
聖主西巡之恩澤流播靡涯歟夫宣
上恩德以昭垂永遠者臣子之事也爰拜手稽首而紀其盛事
時在昔康熙五十四年乙未二月吉

崔中丞紀重修横渠書院記

古東教人之法至周而大備然人知閭師黨正之書司徒
司馬之進所以蔵其材而器使之者至詳且悉也而不知

龍光耀彩天表流輝羣生仰夫光華萬彙藉以昭蘇於是澡

身浴德動靜恬和融然若有凝於精爽然若有釋於神

聖體安舒

宸衷悅豫更欲以一身之明潔與天下而共新特沛

恩綸勿以臨幸之後禁臣民以祓濯大哉

王言

恩波浩蕩真上下與天地同流矣方是之時臣海謬膺巡撫之

任肅供奔走曰覲

天顏恩寵愈夯夙夜靡寧圖踃報稱癸巳之夏復蒙

[illegible]

[illegible]泉顧瞻庭宇俯仰山川藻采雲

愽選師儒矣而直省都會又皆設立書院聘是邦之有德
望者爲之師非即古大夫士之教於其鄉者與顧書院大
都設於省城他邑之學者每以負笈爲難客夏余奉
命撫秦思欲推廣於各郡因遍訪志乘中所載先賢遺蹟之
存廢而臨潼朱令遂有重脩橫渠書院之議夫橫渠張子
千古之大儒也生於郿邑而臨潼寔臯座談經之地其書
院之應修豈顧問哉特患傾圮日久所費不貲且延請山
長廣致生徒凡一切罷用財賄皆必有以經久弗衰而後
終此美舉余嘉其志而憂其弗克觀成也孰知善之所在
人爭趨之邑之紳士有獨捐一千二百金者有共捐千餘

左右塾之教尤為書升論秀之根本學記家有塾注古者仕焉而已者歸教於閭里朝夕坐於門門側之室謂之塾書傳說云大夫退老歸其鄉里大夫為父師士為少師新穀已入餘子皆入學距冬至四十五日始出學上老平明坐於右塾庶老坐於左塾餘子畢出然後皆歸夕亦如之是則鄉先生之教於其鄉固德行道藝之所由成也漢魏以降此法盡廢惟宋儒書院之設猶有先王之遺意焉故理學大儒莫盛於宋迄乎元明道德氣節之士亦往往由是而出也我

朝作人之化比隆成周凡天下之郡縣莫不各有庠序亦既

問疾若及告所以訓誡子弟之意賢邑宰倡修此院其有以嚮往之乎更為我語山長及來學諸生曰橫渠先生凡學者有問多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聖人而後已其期望弟子之深若此山長豈無意乎橫渠先生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若此諸生勉乎哉至書院之經始何時落成何日室幾楹屋幾進捐貲若干姓氏誰某則司其事者自能勒諸碑陰不煩余記之縷及也

康乃心驪山賦

瞻皇洲之漠漠兮經帝里之芃芃唯周秦之故苑兮繫漢

金者詳目前脩理之費與他日需火之資皆有所恃以無
恐朱令乃擇紳士之老成練達者經理其事鳩工庀材視
舊日之規模而擴大之所費蓋數百金焉而又以其餘存
於質庫權其子母以供財賄罷用之需以為他年經久之
計皆井井有網有條而朱令之志于是乎成矣而余之憂
亦于是乎釋矣朱令以官文達余并乞余記余念旦晚間
當移節入楚則在關中真五日京兆耳然橫渠書院余雖
未得觀成而其端寔自余始安得以不文辭爰謂朱令曰
橫渠為雲巖令政事以敦本善俗為先每於月吉具酒食
召鄉人高年會縣庭親為勸酬使人知養老事長之義因

探遺跡於神母訪疑義於李荃[illegible]
真傳極遊目於遐表採靈芝於絕巔何崆峒之浩渺無軒
帝之長年已而赤日將徵夕陽欲下搔首中天悲生四野
感倩艷兮岩阿寄興亡於頌雅欷零淚兮沾衣或浩歌而
盞把睇滕嬾之牛羊慘九變之鐵馬嗟百戰兮為雄不侮
鰥而凌寡胡諸孫兮繼起乃莫庇夫廟社既龍飛於興慶
復燕啄乎華清醉朝陽之第一或並輦而同行陟朝元之
高閣顧繡嬾而縱橫浴鴛鴦於別殿訂牛女之私盟慨人
天之會合時泣下夫長生矧其紅塵一騎驚荔枝之飛來
綠樹重簷怪雪花之未落縹緲驪宮兮遙聞仙樂蒼茫豐

唐之封疆何嶺屼之綿亘兮橫豐鎬以回翔柏青青其似黛兮石砢砢而如霜瀕清渭之東流兮約滻灞其西行固祖龍之壽域兮伊文帝之崇岡應星躔于井鬼兮鎮岐雍於金皇當山河之兩戒兮通雲漢於天章昔驪戎之所據兮實晉獻之攸荒羌烽火之作戲兮俾宗周以喪亡豈層巒之秀麗兮徧遊冶以為臧抑烈雄於上國兮或亦都人高士之所彷徨爾其連峯斷嶺暮雨朝烟層崖疊嶂花馥草芊岑名金斧水出溫泉風鳴林錯鳥語石妍平昕長樂之苑遠臨杜曲之川左龍首以還顧右桃塞之當前既可觴而可詠亦宜隱而宜仙將褰裳乎竟日欲策杖而流連

每惆悵夫雲鬟聊上下兮千古託規諷於行間亂曰於戲

哉雄連西華壯坤輿兮秀接終南麗黃居兮吐納風雲元

始壚兮祈靈太乙授鴻書兮烽臺繡嶺禾黍餘兮周道唐

宮怨樵漁兮億萬斯年御世膺圖夕陽流水顧此嵯峨尚

取鑑於古初兮

周燦遊驪山東繡嶺記

甲寅秋仲霖雨經旬一日稍霽攜二奚童策欵段薄遊東

山之麓曳履而登嶺樹摇青峅草浮碧巖花澗水種種可

人大谷中拳石如削有閣其上名曰飛來邑人趙宏亭先

生建也南有石橋横澗瞰渭水斜繞如帶而兩岸村墟點

市兮近見行人悵曲江其已去開偃月之方新固將經時

經歲以夕以朝宴瑤池而永好逢羣玉以久要妃子海棠

歡齊乎金母三郎玉笛壽比夫王喬孰知恩波方承乎太

液胡馬忽動乎燕山催花羯鼓淵淵坎坎兮打開劍閣霓

裳羽衣翩翩㚥㚥兮舞破潼關夫半戕眉鳳輦之匆匆方

下雲中紫閣鸞車之曦巖不還霜殿紅妝兮長辭金鏡馬

嵬青草兮遂瘞玉環悵石甕於殘陽咽湯泉之半灣野艸

凄迷以長緑宮花寂寞而無顏遡開寶之理亂知帝位之

維艱苟愼終其如始奚難辨乎忠姦豈茲山兮亾國寔不

戒夫冥頑徒叩頭兮泣涕空流恨以潺湲步林樹兮太息

山崕下有石佛三尊或謂崖嵌所見或謂成宏間所造皆不可知由斯過西巘逕險異常披草攀枝兩奚童扶之而下坐大石上仰視飛泉瀑布如銀河倒瀉巨流激山石形若甕寺之得名以此復歷石磴而上為捨身崖敬虛和尚易其名曰護生巖因舊址而增飾之初為法喜堂再為達摩洞洞東石舊有袁中郎先生題云驪山勝處在此為斷洞者劃去由斯而下峭石峣巘兩過苔滑乞山僧禪杖拄之而行至石橋得故道採山花盈把歸而獻之家大人因思丁未冬余遊其上辛亥春再遊迄今復四載餘矣日為浮名所役勞勞東西不能作青山主人大可愧也茲侍養

點若畵從東而上爲三聖殿前有小亭余伯乾甫公東園
故物兵燹之後捨之山上今園中片瓦無遺而此亭巋然
常峙豈物之獨有者難存而共有者易久耶再上爲元帝
宮環瞻嶺柏竦然挺聳勁直不阿不似西嶺古柯頹然望
之如卧相傳唐明皇時兩山雜植花卉因名東西繡嶺歷
年既久惟柏獨存豈植之時種不齊歟抑西山多土東山
多石地性固有異也再上爲白衣殿境益髙則視益遠下
窺飛鳥迴翔如臨深淵而數游魚然再上歷地藏菩薩殿
則石甕寺也爲東山勝境西望咸京東瞻函谷北眺涇源
諸山歷歷如几案間物覺呼吸通帝座幾與太華競雄矣

達也自肺至石家窪突有居人置餐前山皆東南行山徭
嶺而西至張家窪宿焉有伯父草堂結茅數間坐臥其
中雖見山光雲影怡人心目昔人所謂山深似太古者于
茲見矣次日西南行自上春至廟嶺東山絕頂一望豁然
驗內帝后二像袞冕翟茀儀衛森列遊或稱為仁祖謂文
帝構西金之費後人即其地祀之亦無不可也山形聳拔
俯視羣峰迴環拱互有執笏朝宗之勢復東南行至土門
食于黃翁家度嶺而南至張家山由黃家嘴歸復至黃翁
家宿焉次日西歸由蟠石溝下石形類蟠皆有杵痕土人
傳為光武降蹕處其誕殊甚或以問余余戲對曰蹕與奔

家大人歸里承歡之餘欲與山靈修舊好其令輕風掃逕微雨浥塵嶺烟張幔巖草懸旌日俟余焉可矣

遊人祖廟記

驪山東嶺離邑二十餘里有人祖廟相傳為天皇氏邑乎云即露臺祠遺址余生長其地四十年未嘗一寓目焉每聽人談及不禁神往乙卯小春三日風日微和因戒僕馬出郭門過秦皇陵迤邐而東少憇越草堂寺抵八里坡乘筍輿而上時寒霜初降木葉半脫殘黃剩紫掩映山谷間令人應接不暇土人多負崖而居鑿穴築茅三三两两条成村墟對岈籬落雞犬相望而羊腸紆折每十數里治傳

湯泉出其下雖未若太白太華之高且大而始皇嘗與其
名美元宗每歲巡幸蓋山與泉之勝有獨擅者余四年
來陝役車三過其地皆迫於塵事未獲一遊乙未重九
鳳翔守田五道耕與余會省即約同往適大雨竟日黎
得發詰旦簷滴初停晨光漸吐乃偕出長樂門行五十
里抵湯泉浴於湯東之新池溫和適中形神交暢問元
宗華清湯在水母閣下即始皇故驪山湯規制猶是然
無復當年景色矣湯南即驪山西繡嶺屹然如立古栢
數萬株蒼翠襲人道耕頤而樂之由石磴相攜而上行
二里地頗平艸黃欲萎瓦礫半露有道人來迎曰此長

洞此亦尊漢惡新意或笑以為奇觧壯過房家嶐盤迴而上至西山最高處俯眺平川煙騰雲繞上下一色恍若天地接也瞰烽火臺往時望之在雲霄之上者若邛垤焉豈非所履高則難為下耶遂取道老母殿由栢林坡下歸自南郊往回三日窮幽探微攀緣殆盡夫以遲之數十年之久畢之三日之内由一念勇往所致耳乃知天下事類非悠忽者所能為也寧僅遊山覺勝而已哉

出其下雖未若太白太華之高且大而始皇創之漢武唐元

宗每歲巡幸盩山與泉之勝有獨擅者余甲午來陝後先

三過其地皆迫於塵事未獲一遊乙未重九鳳翔守田五

道耕與余會省邸約同往適大雨竟日不得登詰旦簷滴

初停晨光漸吐乃偕出長樂門行五十里抵湯泉浴於湯

東之新池溫和適中形神交暢問元宗華清湯在水母閣

下即始皇故驪山湯規制猶是然無復當年景色矣湯南

即驪山西繡嶺屹然如立古栢數萬株蒼翠襲人道耕顧

而樂之由石磴相攜而上行二里地頗平衍畜秋萎瓦礫

半露有道人來迎曰此長生殿故址也悵然者久之因問

生殿故址也悵然者久之因問以各遺跡所在并使前導至元元廟玉像瑩澈如生道人曰此元宗應夢得白玉石太白谷中以成者稍左即朝元閣乃西繡嶺第三峰又上老母殿為第二峰望京樓在其右又上烽火臺為第一峯羯鼓樓翠雲亭左右次列惜無存者又左乃東繡嶺石甕寺在焉余兩人相顧太息而登臨之興益躍然起矣囑道人先行俾具茗絶頂以待復從索二杖扶而登時日景微傾陰雲西布強步至授經閣而雨復大作道人亦適至因與啣咽谿之奇蹟探陰符之秘時峰巒隱霧川谷迷煙此時此景庶其遊之雨少歇左轉約

然岩腹多寺宇皆散列形制宗古左右懸泉亦布上下千尺如
疋練逆而上憩千佛閣道人回指曰此東繡嶺道所過即
石甕寺也欲問元宗作斯寺時有范陽所進玉佛及元伽
兒脫空諸像所在而日已暝矣於時即道人謀歸路前送
至石澗橋橫渠徐山長遣使至將往就焉道新曰驪山往
蹟俱廢而余兩人盡日不疲且以弗獲竟遊為未足何也
余曰為往蹟而遊也者往蹟去而意索然矣為山與泉而
遊山與泉之勝自在也烽臺之戲閣道之作華清之幸皆
有借於山與泉之勝而因逞志焉非山與泉之借以濟其
勝也故無論其或廢與否而山與泉自若也則余兩人盡

以各遺跡所在并使前導至元元廟玉堂漱如生道人曰此元宗應夢得白玉石太白谷中以成者稍左即朝元閣乃西繡嶺第三峰又上老母殿為第二峰望京樓在其右又上烽火臺為第一峰羯鼓樓翠雲亭左右次列惜無存者又左乃東繡嶺石甕寺在焉余兩人頗太息而登臨之興益躍然起矣獨道人先行俾具若絕頂以待復從索二杖扶而登時日景微傾陰雲四布強步至授經閣而雨復大作道人亦返因與叩咽鼓之奇蹤探陰符之秘旨峰巒隱霧川谷迷煙此時此景庶其近之雨少歇左轉約半里山形如削一徑盤空無泥滑攀蘿捫石而下若猱猿



曰不疲且以弗獲竟遊爲未足盖有在矣乃相與別道人

而去



